

715.12
4040

通 俗 故 事

趙 樹 理 著

遼東省文藝工作團
資料室



李有才板話

大連大眾書局印行



2898129

目次

編印小記.....編者(一)

頁

※

孟祥英翻身.....趙樹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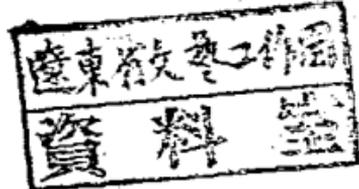
小二黑結婚.....趙樹理(元)

李有才板話.....趙樹理(吳)

※

介紹大家讀李有才板話和我們的群眾路線.....黎玉(四)

介紹「李有才板話」.....李大章(五)



編印小記

我們蒐集了趙樹理先生寫的三篇通俗故事，編印爲一冊。恰好這三篇都是敘述太行山區鄉村中的一些不同的人物如何同農村封建勢力作鬥爭，並脫出其桎梏。所寫人物性格顯明，故事真異，且文字通俗朴實，絕非華而不實的東西可比。就中「李有才板話」更有其特殊意義，已爲李大章與黎玉先生的介紹與批評所說明，一併附後，以幫助讀者了解。

一九四六，四，一日。

編者

孟祥英翻身

因為要寫生產渡荒的女英雄孟祥英，就得去找知道孟祥英的人。後來人也找到了，可是得到的材料，不是孟祥英怎樣生產渡荒，而是孟祥英怎樣從舊勢壓迫下解放出來。

我想一個人從不英雄怎樣變成英雄，也是大家願意知道的，因此就寫了出來。

一 老規矩加上新條件

涉縣的東南角上：清漳河邊，有個西陵口村，姓牛的多。離西陵口三里，有個丁岩村，姓孟的多。牛孟兩家都是大族，婚姻關係世代不斷。像從前女人不許提名字的時候，你想在這兩村問詢一個牛孟兩姓的女人，很不容易問得準，因為這裏的「牛門孟氏」或「孟門牛氏」太多了。孟祥英的娘家在丁岩，婆家在西陵口，也是個牛門孟氏。

不過你却不要以為他們既是世代婚姻，對對夫妻一定都是很美滿的。其實糟糕的也非常多，這地方是個山野地方，從前人們說：「山高皇帝遠」，現在也可以說是「山高政府遠」吧，離區公所還有四五十里。為這個原因，這裏的風俗還和前清光緒年間差不多：婆媳們的老規矩是當媳婦時候挨打受罵，一嘗了婆婆就得會打罵媳婦。不然的話，就不像個婆婆派頭；男人對付女人的老規矩是「娶到的媳婦買到的馬，由人騎來由人打」，誰沒有打過老婆就證明誰怕老婆。

孟祥英的婆婆，除了遵照那套老規矩外，還有個特別出色的地方，就是個好嘴。年輕時候外邊朋友們多一點，老漢雖然不贊成，可是也惹不起她——說也說不過她，罵更罵不過她，老漢還惹不起，媳婦如何惹得起她呢？

有村裏的老規矩再加上婆婆的好嘴，本來就够孟祥英倒霉了，可是孟祥英本身還有些倒霉的條件：第一是娘家沒有人做主，孟祥英九歲時候就死了爹娘，那時只有十三歲一個姐姐和懷抱裏一個小弟弟。後來姐姐也嫁到西陵口。因為姐姐的婆家跟自己的婆家不對勁，自己出嫁時候，姐姐也沒得來，結果還是自己打發自己上的轎。像這樣的娘家，自己挨了打誰能給爭口氣呢？第二是娘家窮，買不起嫁妝。第三是醜娘早，針線活學得不大好。第四是脚大，這地方見了脚大女人，跟大地方人看見小脚女人一種奇怪。第五是從小當過家，遇了事好說理，不願意馬馬糊糊吃婆婆的虧，這些在婆婆看來，都是該打罵的條件。

二 哭 不 得

滿肚冤枉的人，沒有伸冤的機會，常免不了要哭，可是孟祥英連哭的機會也不多，要是娘家有個爹娘，到娘家可以哭一哭，可是孟祥英娘家只有十來歲一個小弟弟，不說不便向他哭，他哭了還得照顧他。要是兩口子感情好，受了婆婆的氣，晚上可以向丈夫哭一哭，可是孟祥英挨打的時候。常常是婆婆下令丈夫執行，向他哭還不是找他再打。

一頓嗎？

不過孟祥英也不是絕沒有哭處：姐姐跟自己是一樣，見了常貞可以互相對哭；此外，家裏造紙，晒紙時候獨自一個人站在紙簷下，可以一邊貼紙一邊哭。在紙簷下哭得最多，常把個布衫襟擦得溼々地。

有一次，另外遇了個哭的機會，就哭出事來了。一天，她一個人架着轎到西上碾米，簸着米就哭起來了，被她丈夫一個本家叔父碰見了。這個本家叔父問明了原因，隨便批評了她婆婆幾句，不料恰被她婆婆碰上。這位本家叔父見自己說的話已被她婆婆聽見，索性借着叔嫂關係當面批評起來。她怕暴露自己年輕時候的毛病，當面不敢反駁，只好用別的話岔開。

婆婆老早就怕孟祥英跟外人談話，特別是跟年輕媳婦們談。據她的經驗，年輕媳婦們到一處，無非是互相談論自己婆婆的短處，因此一見孟祥英跟鄰家的媳婦們談話，總要尋找個岔子打罵一番。這次見她雖是跟一個男人談，却親自聽見又偏是批評自己，因此她想：「這東西一定每天在外邊敗壞我的聲名！非教訓他一頓不可！」按舊習慣，婆婆找媳婦的事。好像磨道上尋驢蹄印。步步不缺。恰巧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被碾滾子壓壞了個簾帶把，婆婆借着這事罵起孟祥英的爹娘來。因為罵得太不像話了，孟祥英忍不住便答了話：

「娘！不用罵了，我給你用布補一補！」

婆婆說：「補你娘的×！」

「我跟我姐姐借個新的賠你！」

「賠你娘的×！」

補也不行，賠也不行，一直要罵「娘」，孟祥英氣極了，便大胆向她說：「我娘死了多年了，現在你就是我的娘！你罵你自己吧！娘！」

「你娘的×！」

「娘！」

「你娘的×！」

「娘！娘！娘！」

婆婆不罵了，她以為媳婦頂了他，沒得罵個痛快。她想：「這東西比我的嘴還硬！須得另想辦法來治她！」後來果然又換了一套辦法。

三 死 不 下

一天，孟祥英給丈夫補衣服，向婆婆要布，婆婆叫她向公公要。就按「老規矩」，補衣服的布也不應向公公要。孟祥英和她講道理，說得她無言答對，她便罵起來。孟祥英理由充足，當然要和她爭辯。她看這陣勢不能取勝，就跑到地裏叫她的孩子去：

「梅妮（孟祥英丈夫的名字）！你快回來呀！我管不了你那小奶奶！你那小奶奶

要把我活吃了呀！」

娘既然管不了小奶奶，梅妮就得回來擺一擺小爺爺的威風。他一回來，按「老規矩」自然用不着問什麼理由，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來。不過梅妮的威風却也有限——十六七歲個小孩子，比孟祥英還小一歲——孟祥英便把棍子奪出來。這一下可奪出禍來了：按「老規矩」，丈夫打老婆，老婆只能挨幾下躲開，再經別人一拉，作爲了事。孟祥英不但不挨，不躲，又繳了他的械，他認爲這是天大一件丟人事。他氣極了，拿了一把鑊刀，劈頭一下，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個血窟窿，經人拉開以後還是血流不止。

打架的人似乎也說梅妮不對，差不多都說：「要打打別處，爲什麼要打頭哩？」這不過只是說打的地方不對罷了，至於究竟爲什麼打，却沒人問，按「老規矩」，丈夫打老婆是用不着問理由的。

這一架打過之後，別人都成了沒事人，各自漫散了，只有孟祥英一個人不能那麼清閑。她想：滿理的事，頭上頂個血窟窿，也沒人給說句公道話，以後人家不是想打就可以打嗎？這樣下去，日子長着哩，什麼時候才能完呢？想來想去，沒有個頭尾，最後想到尋死這條路上，就吞了鴉片煙。

弄來的鴉片煙太少了，喝了以後死不了，反而大吐起來，家裏人發現了，澆了些洗木梳的清水，才救過來。

婆婆說：「你要喝鴉片多得很！我還有一罐哩！只要你能喝！」孟祥英覺着那倒也痛快，可是婆婆以後也沒有拿出來。

又一次，孟祥英在地裏做活，回來天黑了，婆婆不讓她吃飯，丈夫不讓她回家。院門關了，婆婆的屋門關了，丈夫把自己的屋門也關了，孟祥英獨自站在院裏。鄰家媳婦常貞來看她，姐姐也來看她，在門外說了幾句悄悄話，她也不敢開門。常貞和姐姐在門外低聲哭，她在門裏低聲哭。後來她坐在屋簷下，哭着哭着就昏睡了，一覺醒來，婆婆的屋裏有鼾聲，丈夫的屋裏有鼾聲，院裏靜靜地，一天星斗明明地，衣服潮得濕濕地。第二天早上沒有吃飯，午上還沒有吃飯，孟祥英又覺着活不下去了，趁着丈夫在婆屋裏睡午覺他同房裏上了吊。

鄰家媳婦常貞又去看她。聽見她公婆丈夫睡得穩穩地，以為這回總可以好好談談，誰知一進門見她直挺挺吊在梁上，嚇得常貞大喊一聲跳出來。一陣叫喊，許多人都來搶救。祥英的姐姐也來了，把屍首抱在懷裏放聲大哭。

救了好久，祥英又睜開了眼，見姐姐抱着自己，已經哭成個淚人了。兩次尋死，都沒得死了，仍得受下去。

四 怎樣當了村幹部

一九四二年，第五專署有個工作人員去西峻口協助工作，要選個婦救會主任，村裏人提出孟祥英能當，都說：「人家能說話！說話把得住理。」可是誰也不敢去向她婆婆商量。工作人員說：「我親自去！」他一去就碰了個軟釘子。孟祥英的婆婆說：「她不行！

「她是個半吊子，幹不了！」左說左不應，右說右不應，一個「幹不了」頂到底。這位老太婆爲什麼這樣抵死不讓媳婦幹呢？這與村裏的牛差差有些關係。（牛差差不是真名，是個已經回頭的特務，因爲他轉變得還差，才叫他「差差」。）」

當頑固派朱懷冰部隊駐在這一帶時候，牛差差在村裏也是個了不起的人；後來朱懷冰走了台，保長投了敵，他又到敵人那邊跟保長接過兩次頭；四十軍駐林縣時，他也去跟人家拉過關係；真是個騎門兩不絕的人物。他和孟祥英婆家關係很深。當年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因爲造紙賠了錢，把地押出去了，沒有地種，種了他五畝半地。他的老婆，當年輕時候，結交下的貴客也不比孟祥英的婆婆交得少，因爲互相介紹朋友，兩個女人也老早就成了朋友。牛差差既是桌面上的人物，又是牛明師的地主，兩個人的老婆又是多年的老朋友，因此兩家往來極密切，雖然每年打下糧食是三分歸牛差差，可是在牛明師老兩口看來，能跟人家桌面上的人物交好，總還算件很體面的事。

自從朱懷冰垮了台，這地方的政權，名義上雖然屬於咱們晉冀魯豫邊區，實際上因爲「山高政府遠」，老百姓的心，大部份還是跟着牛差差那夥人們的舌頭轉。牛差差隔幾天說日本兵快來了，隔幾天說四十軍快來了，不論說誰來，總是要說八路軍不行了。這話在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聽來，早就有點半信半疑；因爲牛明師家裏造紙，抗戰以來紙賣不出去，八路軍來了才又提倡恢復紙業，並且由公家來收買，大家才又造起來。牛明師自己造紙賺了許多錢，不上二年把押出去的地又都贖回來了。他見這二年收買紙的都是八路軍的人，以爲八路軍還不是真「不行」，可是一聽到牛差差的謠言，他的念頭

就又轉了，他想人家這「桌面上人」，說話一定是有根據的。孟祥英的公公對牛差差的話，雖然半信，却還有「半疑」，可是孟祥英的婆婆，便成了牛差差老婆忠實信徒了。她不管紙賣給誰了，也不管她是怎樣贖回來的。她的軍師只有一個，就是牛差差老婆。牛差差老婆說：「四十軍快來了」，她以為不是明天是後天；牛差差老婆說：「四十軍來了要搶斃現在的村幹部」，她想最好是先通知他們家裏預備棺材。你想這樣一個婆婆，怎麼會贊成孟祥英當婦救會主任呢？

工作人員說了半天，見人家一個「幹不了」頂到底，年輕人沉不住氣，便大聲說：「她幹不了你就幹！」這一手不想用對了：孟祥英的婆婆本來認為當村幹部是件危險的事，早晚是要被四十軍槍斃的。她不願叫孟祥英幹，要說是愛護媳婦，還不如說是怕受連累。所以才推三阻四，一聽到工住員叫她自己幹，她急了她想媳婦幹就算受連累，也比自己親身幹輕得多，輕重一比較，她的話就活動得多了：「我不管我不管！媳婦得了叫她幹吧！」

工作人員勝利了，孟祥英從此才當了婦救會主任。

五 管不住了

當了村幹部，免不了要開會。孟祥英告婆婆說：「娘！我去開會！」說了就走了。婆婆想：「這成什麼話？小媳婦家開什麼會？」可是不叫去又不行，怕工作人員叫自己幹

。她雖受着八路軍「不行了」，可是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比八路軍更不行，要是公然反抗起來，明天早晨四十軍不來救駕，到晌午就保不定要被工作員帶往區公所。光棍不吃眼前虧，由她去吧！

婦女也要開會，在孟祥英的婆婆腦子裏是個「糊塗觀念」，有心跟在後面去看看，又怕四十軍來了說自己也參加過「八路派」人的會，只好不去。第二天，心不死，總得去偵察偵察一夥媳婦們開會說了些什麼。他出去一調查，「娘呀！這還了得？」婦女要求解放，要反對婆婆打罵，反對丈夫打罵，要提倡放腳，要提倡婦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樣飯幹一樣活，要上冬學……她想：這不反了？媳婦家，婆婆不許打，丈夫不許打，該叫誰來打？難道就不能打嗎？二媳婦（就是指孟祥英。她的大孩子跟大媳婦在襄垣種地）兩隻腳，打着罵着還纏不小，怎樣還敢再放？女人們要打起柴來擔起水來還像個什麼女人？不識字還寫不住啦，識了字還要上天啦！……這還成個什麼世界？

婆婆雖然啗心，孟祥英却不十分在意，有工作員作主，工作倒也很順利，會也開了許多次，冬學也上了許多次。這家媳婦挨了婆婆的打，告訴孟祥英，那家媳婦受了丈夫的氣，告訴孟祥英。她們告訴孟祥英，孟祥英告訴工作員，開會，批評，鬥爭。

孟祥英工作越積極，婆婆調查來的材料也越多，打不得罵不得，跟梅妮說：「那東西管不住了！什麼事她也要告訴工作員！可該怎麼辦呀？」梅妮沒法，咬一咬嘴唇。

孟祥英打回柴來了，婆婆嘴一歪，悄悄說：「挖仰挖仰，什麼樣子？」孟祥英攬回

水來了，婆婆嘴一歪，悄悄說：「仰起仰，什麼樣子！」

要提倡放腳，工作人員叫孟祥英先放，孟祥英先放了。婆婆厥着嘴，兩隻眼睛跟着孟祥英兩隻腳。

村裏的年輕女人們，却不和孟祥英的婆婆一樣：見孟祥英打柴，有些人也跟着打起來；見孟祥英擔水，有些人也跟着擔起來；見孟祥英放腳，有些人也跟着放了腳。男人們也都不像梅妮，也有許多進步的：牛××說：「女人們放了腳真能抵住個男人做！」牛××說：「女人們打柴擔水，男人少讓多少閑工！」牛××說：「牛差差常說人家八路不好，我看人家提倡的事情都很有好處！」

不論大家怎麼想，孟祥英的婆婆總覺着孟祥英越來越不順眼，打不得罵不得。一肚子氣沒處發作，就想找牛差差老婆開個座談會。一天，她上地去，見牛差差老婆在前邊走。她喊了一聲「等等」，人家除不等她，還走得快了。她跑了幾步趕上去，牛差差老婆說：「哈兩家以後少來往。你不要以為你老二媳婦放了腳很時興！以後四十軍來了，一定要說她是八路軍的太太！你們家裏跟八路有了關係了，咱可跟你們受不起那個連累！」這幾句話，把孟祥英的婆婆說得從頭上麻到腳底。她這幾天雖是憋了一肚子氣，可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天大危險，座談會也不開了，趕緊找梅妮想辦法。可是梅妮有什麼辦法呢？還不是母子兩個坐到一起各人咬各人的嘴唇？

六 賣也賣不了

有一次，村裏的羣衆要去太倉村鬥爭特務任二孩，牛差差們說：「去吧！任二孩是人家四十軍的得勁人，誰去參加鬥爭，誰就得防備掉腦袋，四十軍來了馬上就要跟他算賬！」孟祥英的公公婆婆丈夫聽了這話，全家着了急，雖不敢當面來勸孟祥英，可是一個個臉色都變白了，娘看看孩了，低聲說：「這回可要闖大禍！」孩子看看娘，低聲說：「這回可要闖大禍！」

這些怪眉怪眼，孟祥英看了也覺着有點可怕，問問別的媳婦們，也有些人說：「不好」。孟祥英這時也拿不定主意，問工作員「不去行不行」，工作員說：「這又不強迫，不過羣衆還去啦，幹部爲什麼不去？」孟祥英說不出道理來，她想：去就去吧，怕不會不說話？

她一到太倉村，見羣衆滿滿擠了一會場，比看戲時候的人還多，發言的人搶還搶不上空子，任二孩低着頭，連誰的臉也不敢看。這會她的想法變了，她想：這麼多的人難道都不怕搶斃？可見闖不下什麼大禍。不多一會，她就領導着西陵口人喊起反對任二孩的口號來了。

鬧過了這次鬥爭會，孟祥英胆子大起來，再也不信特務們「變天」的謠言了，工作更積極起來。可是她的婆婆却和她正相反；自從孟祥英鬧會回來，牛差差們就跟她婆婆

說：「早晚免不了吃虧」。婆婆聽見這話越覺着胆寒，費了千辛萬苦，才算想了個對付孟祥英的妙法。

一天，婆婆跟梅妮的姑姑說：「這二年收成不好，家裏也沒有吃的，叫梅妮領上他媳婦去裏頭拿他哥哥去吧！」家裏沒吃的是事實，離開婆婆，孟祥英也很高興，只是村裏的工作搞起來了放不下手。晚上，孟祥英到婦女識字班去了，婆婆又跟梅妮的姑姑談起話來。識字班用的油放在孟祥英家，孟祥英回去取油，聽見她們兩人的半截話。婆婆說：「領到裏頭買了她吧，咱梅妮年輕輕地還怕訂不下個媳婦？」姑姑說：「不怕人家告訴那裏的八路軍？」婆婆說：「不怕！那裏是老日本子佔着哩！」孟祥英聽了這話，才知道婆婆的高計，趕緊告訴工作員。工作員說：「她沒有跟你說，你就不必追問她，你只要說這裏的工作放不下，不去就算了。」

孟祥英不去，婆婆也無法，白做了一番計劃。

七 英雄出了頭

夏天，龐炳勳孫殿英領着四十軍和新五軍投了敵人，八路軍又在林縣把他們打垮了。牛差差們一天聽說四十軍新五軍有幾千人過了漳河往北開，正預備宣傳宣傳，又打聽得是被八路軍在日軍的據點上俘虜回來的，因此才不敢聲張。事實擺在眼前，他雖不聲張，他封鎖不住勝利的消息。村幹部們一聽到這個消息，馬上都高興起來，大大宣傳了

一番，從此人心大變，就是素日信服牛蓋差「變天」說法的人，也知道牛蓋差的「天」塌了。孟祥英在這環境好轉之後，工作當然更順利了許多。

不巧的是連年有災荒，這個秋天更糟糕一點：一夏天不見雨，莊稼乾得差不多能點着火。到秋來穀穗像打鏗鏗，頭上還有寸把長一條條糠子；玉麥不夠一畝高，三畝地也收不夠一籮頭。五天又一下下了幾十天連陰雨，一顆糧食收不到回來，草長莊稼還長得高。

政府號召採野菜渡荒，村幹部們一討論，孟祥英管組織婦女。因為秋景太壞，村裏人都沒了氣，有些人說：「連年沒收成，反正活不了，那有心事弄那一把樹葉？」孟祥英挨門挨戶勸她們，說：「死不了還得吃」，說：「過了秋天想採野菜也沒有了」，說：「野菜合糠總比吃糠總好」……她一邊說，一邊領着幾個積極的婦女先動起手來。沒糧之家，說：「情願等死」，只能算是發脾氣，後來見孟祥英的幾個人滿院裏是野菜，也就跟着去採。孟祥英把她們組成四個組。每日分頭上山，不幾天，附近山上，凡是能吃的樹葉都光了，都晒在這夥婦女們的院裏了。本村完了到外村去，河面沒了到河東去，直採到秋風掃落葉的時候，算了一下總賬，二十多個婦女，一共採了六萬多斤。

野菜採完了，聽說白草能賣一塊錢一斤，孟祥英又領導婦女割白草。這一次更容易領導：家家野菜堆積如山，誰也不再準備等死，一看見野菜就都想起孟祥英，因此孟祥英一說領導婦女割白草，這些婦女們的家裏都說：「快跟人家去割吧！這小女是很有些

辦法的！」後來大家竟割了兩萬多斤，賣了兩萬多塊錢。

從此西陵口附近各村，都佩服孟祥英能幹。

八 分 家

有人說：因為孟祥英能生產渡荒，婆婆丈夫都和她好起來了。仔細一打聽，完全不確：

孟祥英採來的野菜，婆婆吃起來倒也不反對，可是不贊成她去採，說她是「勾引上一夥年輕人，放風」。「放風」這個說法，原有兩個出處：從前有一種開煤窯的惡霸，花錢買死了工人（被買的人有了錯，可以隨便打死），關在窯底，五天或十天放出來見一次太陽，名叫「放風」；放罷了收回去，名叫「收風」。監獄裏對犯人也是這樣——從屋子放到院裏叫「放風」；從院子裏鎖到屋子裏叫「收風」。孟祥英的婆婆也不是絕不贊成放媳婦的風——只要看孟祥英初嫁的時候也到地裏收割，拔苗就是個證據。不過她想「就是放風，也得由我放由我收」。按「老規矩」，媳婦出門，要是婆婆的命令，總得按照期限回家；要是自己的請求，請得准請不准只能由婆婆決定，就是准出去，也得叫媳婦看幾次臉色；要是回來得遲了，可以打、可以罵、可以不給飯吃。孟祥英要領導全村婦女，按這一套「老規矩」如何做得通？因此婆婆便覺着「此風萬萬放不得」了。

這種思想，不只孟祥英的婆婆有，恐怕還有幾個當婆婆的也同意。牛差差老婆趁此

機會造出謠言，說野菜吃了不抵事，有些婆婆就不叫媳婦去了。孟祥英爲了這件事，特別召集婦女開會檢查了一次，才算是把這股謠言壓下去。

採罷了野菜，割罷了白草，孟祥英自己總結成續的時候，婆婆也在一邊給他作月一種總結。她的總結，不是算一算孟祥英採了多少菜，割了多少草。她的總結是「媳婦越來越不像個媳婦樣子了」。她的腦筋裏，有個「媳婦樣子」，是這樣：頭上梳個掃帚把，下邊兩隻粽子腳，滾茶做飯、碾米磨麵、擔湯捧水、掃地摸桌……從早起倒尿壺到晚上鋪被子，時刻不離，喚着就到；見個生人，馬上躲開，要是自己不宜傳，外人一碰子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個媳婦。她自己年輕時候，雖然也不全是這樣，可是就覺着媳婦總該是這樣。她覺着孟祥英越來離這個「媳婦樣子」越遠：頭上盤了個四盤子，兩隻腳一天比一天大，到外邊爬山過嶺一天不落地，一個破口村不認飛，還要飛到十里外，不跟自已商量，有事瞞哄工作員，反把什麼事都對工作員說……她作着這個總結發了愁：「怎麼辦呀！打不得，罵不得，管又管不住，賣又賣不了。眼看不是家裏的人了！工作員成人家的親爹了！」好幾夜沒有睡覺，才算想了個好辦法——分家。

婆婆請牛差差作證，跟孟祥英分了家。家分的倒還公道（不公道怕孟祥英不願分），孟祥英夫婦分得四畝平地四畝坡地，只是沒有分糧食。據婆婆說：「打得少，吃完了。」可是分開以後，丈夫又回婆婆家裏吃飯、睡覺，讓孟祥英一個人走了個便宜。

九 孟祥英的影響出了村

分開家以後，除了二斤蘿蔔條以外，只憑野菜渡時光。過年時候沒有一粒糧，借了合作社二斤米、五斤麥子、一斤鹽。

區公所離這地方四五十里，工作上照顧不過來，得一個地方幹部很不容易。像孟祥英這樣一個自己能勞動又能推動別人的渡荒能手，反落得被家裏趕出來餓肚子，區婦救會覺得這一來太不近人情，二來也影響這地方的工作，因此向上級請准撥一畝糧食幫助她，叫她在當地擔任一部份區婦救會的工作。

孟祥英在今年（一九四四）確實也有個區幹部的作用的：

正月，大家選她為勞動英雄，來參加專署召開的勞動英雄大會。會後她回去路過太倉村，太倉婦救會主任要她講領導婦女的經驗，她說：「遇事要講明道理，親自動手領着幹，自己先來作模範。」接着就把她領導婦女們放腳，打柴、澆水、採野菜、割白草等經驗談了許多。太倉婦救主任學上她的辦法，領導着村裏婦女修了三里多水渠，開了十五畝荒地。二月十五，白茭村（離西陵口四十里）有個廟會，她在會上作宣傳，許多村的婦女都稱贊她的辦法好。今年涉縣七區婦女生產很積極，女勞動英雄特別多，有許多是受到孟祥英的影響才起來的。

說到她親自做出來的成績更出色：春天領導婦女鋤麥子二百九十三畝，刨平地十二

畝，坡地四十六畝。夏天打蝗虫，光割燒蝗虫的草，婦女們就割了一萬八千斤；其餘割麥子，串地，撈柴，割稻條，打野菜……成績多得很，不過這都在報上登過，這裏就不多談了。

十 有 人 問

有人問：直到現在。孟祥英的丈夫和婆婆還跟孟祥英不對頭，究竟是為什麼？怕她脚大了走路太穩當嗎？怕她做活太多了他們沒有做的嗎？怕她田地勻產了嗎？怕她把蝗虫打斷了種嗎？怕她把樹葉採光了嗎？……

答：這些還沒見她母子們宣佈。

有人問：你對牛差差和孟祥英的婆婆，丈夫，都寫得好像有點不恭敬，難道不許人家以後再轉變嗎？

答：孟祥英今年才二十三歲，以後每年開勞動英雄會都要續寫一回，誰變好誰變壞，你怕明年續寫不上去嗎？

完

小二黑結婚

一 神仙的忌諱

「劉家蛟有兩個神仙，鄰近各村無人不曉：一個是前莊上的二孔明，一個是後莊上的三仙姑。二孔明原來叫劉修德，當年做過生意，抬脚動手都要論一論陰陽八卦，看一看黃道黑道。三仙姑是後莊子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頂着紅布搖搖擺擺裝扮天神。」

二孔明忌諱「不宜栽種」，三仙姑忌諱「米爛了」。這裏邊有兩個小故事：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陰歷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搶着種地，二孔明看了看曆書，又掐指算了一下說：「今日不宜栽種」。初五日是端午，他歷年就不在端午這天做什麼，又不曾種；初六倒是個黃道吉日，可惜地乾了，雖然勉強把他的四畝穀子種上了，却沒有出够一半。後來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別人家都在地裏鋤苗，二孔明却領着兩個孩子在地裏補空子。鄰家有個後生，吃飯時候在街上碰上二孔明便問道：「老漢！今天宜栽種不宜？」二孔明翻了他一眼，扭轉頭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傳為笑談。

三仙姑有個女孩叫小芹。一天，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裏問病，三仙姑坐在香案後，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聽。小芹那年才九歲，晌午做撈飯，把米下進鍋裏了，聽見她娘哼得中聽，站在桌前聽了一會，把飯也忘了。一會，金旺他爹出去小便，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說：「快去撈飯！米爛了！」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聽見，回去就傳開了。後來有些好玩笑的人，見了三仙姑故意問別人「米爛了沒有？」

二 三仙姑的來歷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多年了。那時三仙姑才十五歲，剛剛嫁給于福，是前後莊上第一個俊俏媳婦。于福是個老實後生，不多說一句話，只會在地裏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個爹，父子兩個一上了地，家裏就只留下新媳婦一個人。村裏的年輕人們，覺著新媳婦太孤單，就慢慢自動的來跟新媳婦作伴，不幾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闊綽。于福他爹看見不像個樣子，有一天發了脾氣，大罵一頓，雖然把外人擋住了，新媳婦却跟他鬧起來，新媳婦哭了一天一夜，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飯也不吃，躺在炕上，誰也叫不起來，父子兩個沒了辦法。鄰家有個老婆替他請了一個神婆子，在他家下了一回神，說是三仙姑踩上地了，她也哼哼唧唧自稱吾神長吾神短，從此以後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來，別人也給他燒起香來求財問病，三仙姑的香案便從此設起來了。

青年們到三仙姑那裏去，要說是去問神，還不如說是去看聖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鮮，頭髮梳得更光滑，首飾擦得更明，官粉擦得更勻，不由青年們不跟着她轉來轉去。

這是三十來年前的事。當時的青年，如今都已留下鬍子，家裏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群，所以除了幾個老光棍，差不多都沒有那些閑情到三仙姑那裏去了。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雖然已經四十五歲，却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繡花，褲腰上仍要鑲邊，頂門上的頭髮脫光了，用黑手帕蓋起來，只可憐官粉塗不平臉上的皺紋，看起來好像蠶蠶蛋上下上了霜。

老相好都不來了，幾個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滿意，三仙姑又團結了一夥孩子們，比當年的老相好更多，更俏皮。

三仙姑有什麼本領能團結這夥青年呢？這秘密在她女兒小芹身上。

三 小 芹

三仙姑前後共生過六個孩子，就有五個沒有成人，只落了一個女兒，名叫小芹。小芹當兩三歲時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們，這個抱過來說是「我的」，那個抱過來說是「我的」，後來小芹長到五六歲，知道這不是好話，三仙姑教她說：「誰再這麼說，你就說『是你的姑姑』。」說了幾個，果然沒有人再提了。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裏的輕薄人說，比她娘年輕時候好得多。青年小夥子們，有事沒事，總愛跟小芹說句話。小芹去洗衣服，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洗；小芹上樹採野菜，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採。

吃飯時候，隣居們擠上聽愛到三仙姑那裡坐一會，前莊上的人來回一里路，也並不覺得遠。這已經是三十年來的老規矩，不過小青年們也這樣熱心，却是近二三年來才有的事。三仙姑起先還以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領，日子長了，青年們並不真正跟她接近，她才慢慢看出門道來，才知道人家來了為的是小芹。

不過小芹却跟三仙姑一樣表面上雖然也跟大家說說笑笑，實際上却不跟人亂來，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點。前年夏天，有一天前晌，于福去地，三仙姑去踏門，家裡只留下小芹一個人，金旺來了，喜皮笑臉向小芹說：「這會可算是個空了吧？」小芹板起臉來說：「金旺哥！咱們以後說話要規矩些！你也是娶媳婦大漢了！」金旺撇撇嘴說：「噢！裝什麼假正經？小二黑一來管保你就軟了！有便宜大家討開點，沒事，要正經除非自己鍋底沒有黑！」說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說：「不用裝模做樣了！」不料小芹大聲喊道「金旺！」趕緊放手跑出來。一邊還喘氣道：「等得住你！」說着就悄悄溜走了。

四 金旺弟兄

提起金旺來，劉家較沒有人不恨他，只有他一個本家兄弟名叫興旺跟他對勁。

金旺他爹雖是個莊稼人，却是劉家較一隻虎，當過幾十年老社首，鄉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戲。金旺長到十七八歲，就成了他爹的好幫手，興旺也學會了幫虎吃食，從此金旺他爹想要跟誰，就不用親自動手，只要下個命令，自有金旺與旺代辦。

抗戰初年，漢奸敢探潰兵土匪到處橫行，那時金旺他爹已經死了，金旺與旺弟兄兩個，給一枝潰兵作了內線工作，引路綁票，講價贖人，又做婆婆又做鬼，兩頭白面裝好人。後來八路軍來，打了潰兵土匪，他兩人才又回到劉家較。

山裏人本來就胆子小，經過幾個月大混亂，死了許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頭了，別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各教會、武委會，劉家較却除了縣府派來一個村長以外，誰也不願意當幹部。不久，縣裏派人來劉家較工作，要選舉村幹部，金旺跟興旺兩個人看出這又是掌權的機會，大家也巴不得有人願幹，就把興旺選為武委會主任，把金旺選為村政委員，連金旺老婆也被選為婦救會主席，其他各幹部，硬拖了幾個老頭子出來充數。只有青抗先隊長，老頭子充不得。興旺看見小二黑這個小孩子漂亮好玩，隨便提了一下名就通過了，他爹二話沒說不願意，可是惹不起金旺，也沒有敢說什麼。

村長是外來的，對村裏情形不十分了解，從此金旺與旺比前更厲害了，只要瞞住村長一個人，村裏人不論那個都得由他兩個調遣。這幾年來，村裏雖然調換了幾個，而他兩個却好像鐵桶江山。大家對他兩個雖是很恨入骨，可是誰也不敢說半句話，都恐怕壞不倒他們，自己吃虧。

五 小 一 黑

小二黑是二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掃蕩打死過兩個敵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勳。說到他的漂亮，那不只是在劉家校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論去到那一村，婦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

小二黑沒有上過學，只是跟着他爹識了幾個字。當他六歲時候，他爹就教他識字。識字課本既不是五經四書，也不是常諺國語，而是從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學起，進一步更學些百中經、王厘記、增刪卜易、麻衣神相奇門遁甲，陰陽宅等書。小二黑從小就聰明，像那些算厲相、卜六王課、念大小遊年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訣，不幾天就都弄熟了，二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賣弄。因為他長得伶俐可愛，大人們也都愛跟他玩：「這個說「二黑，算一算十歲屬什麼了」那個說「二黑，給我卜一課！」後來二諸葛因為說「不宜栽種」誤了種地，老婆也埋怨，大黑也埋怨，莊上人也都傳為笑談，小二黑也跟着這事受了許多奚落。那時候小二黑十三歲，已經懂得好多了，可是大人們仍把他當着小孩來玩弄，好跟二諸葛開玩笑的，一到了家，常好對着二諸葛問小二黑道：「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種？」和小二黑年紀相仿的孩子們，一跟小二黑生了氣，就連聲喊道：「不宜栽種不宜栽種……」小二黑因為這事，好幾個月見了人躲着走，從此就和他娘商量一氣，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

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經二三年了。那時候他才十六七，原不過在冬日夜長時候，跟着些閒人到三仙姑那裏滾熱鬧，後來跟小芹混熟了，好像是一天不見面也不能行。後莊上也有人願意給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二諸葛不願意，不願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個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聲名不好。恰巧在這時候彰德府來了一夥難民，其中有個老李帶來個八九歲的小姑娘，因為沒有吃的，願意把姑娘送給人家送個活命。二諸葛說是個便宜，先問了一下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說：「千里姻緣使線牽」，就替小二黑收作童養媳。

雖然二諸葛說是千合萬合適，小二黑却不認賬。父子們吵了幾天，二諸葛非養不行，小二黑說：「你願意養你就養着，反正我不要！」結果雖把小姑娘留下了，却到底沒有說清楚算什麼關係。

六 鬧 爭 會

金旺自從碰了小芹的釘子以後，每日惶惶，總想設法報一報仇。有一次武委會訓練村幹部，恰巧小二黑發癩痰沒有去。訓練完畢之後，金旺就向興旺說：「小二黑是裝病，其實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鬥他一頓。」興旺就是武委會主任，從前也碰過小芹一回釘子，自然十分贊成金旺的意見，並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說一下，發動婦救會也鬥爭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現任婦救會主席，因為金旺好到小芹那裏去，早就恨小

芹了不得。現在金旺回去跟她說要鬥爭小芹這才是巴不得的機會，天下活計，馬上就去佈置。第二天，村裏開了兩個鬥爭會，一個是武委會鬥爭小二黑，一個是婦救會鬥爭小芹。

小二黑自己沒有錯，當然不承認，嘴硬到底，與旺就下命令把他抓起來送繳政權機關處理。幸而村長腦筋清楚，勸與旺說：「小二黑發痞是真的，不是裝病，至於跟別人戀愛，不是犯法的事，不能算人家。」與旺說：「他已是有了女人的。」村長說：「村裏誰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認他的童養媳。人家不承認是對的：男不過十六女不過十五，不到訂婚年齡，十來歲小姑娘，長大也不會來認這筆賬。小二黑滿有資格跟人戀愛，誰也不能干涉。」與旺沒話說了，小二黑反要問他「無故誣人犯法不犯」，經村長雙方勸解，才算放了完事。

與旺還沒有離村公所，小芹拉着婦救會主席也來找村長。她一進門就說：「村長！捉賊要緊，捉奸要雙，當了婦救會主席就不說理了？」與旺見拉着金旺的老婆，生怕說錯這事與自己有關，趕緊溜走。後來村長問了問情由，覺得好大一會唇舌，才給她們調解開。

七 三仙姑許親

兩個鬥爭會開過以後，事情包也包不住了，小二黑也知道這是合理合法的了，索性

就跟小芹公開商量起來。

三仙姑却着了急，她跟小芹雖是母女，近幾年來却不對勁。三仙姑愛的是青年們，青年們愛的是小芹，小二黑這個孩子，在三仙姑看來好像鮮果，可惜多一個小芹，就沒了自己的份兒。她本想早給小芹找個婆家推出門去，可是因為自己聲名不正，差不多不願意跟她結親。開罷鬥爭會以後，風言風語都說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結婚，她想要真是那樣的話，以後想跟小二黑說句笑話都不能了，那是多麼可惜的事，因此託東家求西家要給小芹找婆家。

「插起招軍旗，就有吃糕人。」有個吳先生是在閻錫山部下當過旅長的退職軍官，家裏很富，才死了老婆。他在娘娘廟大會上見過小芹一面，願意竊她。媒人向三仙姑一說，三仙姑當然願意。不幾天過了禮帖，就算定了，三仙姑以為了却一宗心事。

小芹已經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如何肯聽她娘的話？過禮那一天，小芹跟她娘鬧起來，把吳先生送來的首飾綵綉扔下一地。媒人走後，小芹跟她娘說：「我不管！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去！」

三仙姑愁住了睡了半天，晚飯以後，說是神上了身，打了兩個呵欠就唱起來。她起先責備于福管不了家，後來說小芹跟吳先生是前世姻緣，還唱些什麼「前世姻緣由天定，不顧天意活不成……」于福跪在地下裏求，神非教他馬上打小芹一頓不可。小芹聽了這話，知道跟這個裝神弄鬼的娘說不出什麼道理來，乾脆躲了出去，讓她娘一個人胡說。

小芹一個人悄悄跑到前莊上去找小二黑，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兩個就悄悄拉着手到一個土寨裡去商量對付三仙姑的法子。

八 拿 雙

小芹把她娘怎樣主婚怎樣裝神，唱些什麼，從頭至尾細細向小二黑說了一遍，小二黑說：「不用理她！我打聽過區上的同志，人家說只要男女本人願意，就能到區上登記，別人誰也作不了主……」說到這裏，聽見外邊有脚步声，小二黑伸出頭來一看，黑影裏站着四五個人，有一個說：「拿雙拿雙！」他兩人都聽出是金旺的聲音，小二黑起了火，大叫道：「拿？沒有犯了法！」與旺也來了，下命令道：「捉住捉住！我就看傷犯法不犯法？給你操了好幾天心了！」小二黑說：「你說去那裏陪就去那裏，到邊區政府你也不能把誰怎麼樣！走！」與旺說：「走？便宜了你？把他捆起來！」小二黑掙扎了一會，無奈沒有他們人多，終於被他們七手八腳打了一頓捆起來了。與旺說：「裡邊還有個女的，也捆起來！捉奸要雙，這是她自己說的！」說着就把小芹也捆起來了。

前莊上的人都還沒有睡，聽見有人吵架，有些人就跑出來看，麻桿火把下看見捆着兩個人，大家不問就知道是八九分。二諸葛也出來了，見小二黑被人家捆起來，就跪在與旺面前哀求道：「與旺！咱兩家沒有什麼仇！看在我老漢面上，請你們諸位高高手……」與旺說：「這事情，我們管不了，送給上級再說吧！」小二黑說：「爹！你不用管！送到那裡也不犯法！我不怕他！」與旺說：「好小子！要硬你就硬到底！」又逼住

三個民兵說：「帶他們走！」一個民兵問：「帶到村公所？」吳旺說：「還到村公所做什麼？上一回不是村長放了的？送給區武委會主任按軍法處理！」說着就把他兩個人擁上走了。

九 二諸葛的神課

鄰居們是與旺弟兄們的人，也沒有入敢給小二黑講情，直等到他們走後，才把二諸葛招呼回家。

二諸葛連連搖頭說：「唉！我知道這幾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去，才上到嶺上，碰上一個騎驢媳婦，穿了一身孝，我說道：『這媳婦了。我今年是羅喉星照運，要緊防帶孝的沖了運氣，因此那裏也不敢去，誰知像也躲不過？昨天晚上二黑他娘夢見廟裏唱戲。今天早上一個老鴉落在東房上叫了十幾聲……唉！反正是時運，躲也躲不過。』他囉哩囉哩念了一大堆，鄰居們聽了有些厭煩。又給他說了一會寬心話，就都散了。

有事人那裏睡得着？人散了之後，二諸葛家裏除了童養媳之外，三個人誰也沒有睡。二諸葛揉了揉臉，取出三個制錢占了一卦，占出之後嚇得他面色如土。他說：「了不得呀了不得！玉土的父母動出午火的官鬼，火旺於夏，恐怕有些危險了。唉！人家把他遷成青年隊長，我就說勸不叫他當，小雜種硬要充人物頭！人家說要按軍法處理，要不當隊長那裏犯得了軍法？」老婆也拍手罵道：「小爹呀！誰知道你要鬧這麼大的事啦

？」大黑勸道：「不怕！事已經出下了，由他去吧！我想這又不是人命事，也犯不了什麼大罪！既然他們送到區上了，我先到區上打聽打聽，你們都睡吧！」說着點了個燈籠就走了。

二諸葛打發大黑去後，仍然低着頭和細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停了一會，遠遠聽着有個女人哭，越哭越近，不大一會就來到窗下，一推門就進來了。二諸葛還沒有看清楚是誰，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帶哭帶鬧說：「劉修德！還我閨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閨女勾引到那裏了？還我？」二諸葛老婆正氣得死去活來，一看見來的是三仙姑，正趕上出氣，從炕上跳下來拉住她道：「你來了好！省得我去找你！你母女兩個好生生把我個孩子勾引壞，你倒有臉來找我！這兩人就也到區上說說理！」兩個女人滾成一團，二諸葛一個人拉也拉不開，也再顧不上研究他的卦。三仙姑見二諸葛老婆已經不顧了命，自己先怯了幾分，不敢戀戰，少鬧了一會，就脫出來就走了。二諸葛老婆追出門來，被二諸葛攔回去，還罵個不休。

十 恩典恩典

二諸葛一夜沒有睡，一週一週的：「大黑怎麼還不同來，大黑怎麼還不同來。」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區上走，走到半路，遠遠看見大黑、三個民兵已都回來了，還來了區上一個助理員，一個交通員。他遠遠就喊叫道：「大黑！怎麼樣？要緊不要緊？」大

黑說：「沒有事！不怕！」說着就走到跟前，助理員跟三個民兵先走了，大黑告交通員說：「這就是我爹！」又向二諸葛說：「區上添傳你跟于福老婆。你去吧，沒有事！二黑跟小芹兩個人，一到區上就放開了。區上早就聽說與旺跟金旺兩個人不是東西，已經把他兩個人押起來了，還派助理員到咱村開大會調查他們橫行霸道的證據。我趕到那裏人家就問罷了，聽說區上還許陪二黑跟小芹結婚。」二諸葛說：「不犯罪就好，結婚可不行，命相不對！你沒有聽說添傳我做什麼？」大黑說：「不知道，大約也沒有什麼大事。你去吧，我先回去告我娘說。」交通員說：「老漢！這就算見了你了！你去吧，我再傳那一個去！」說了就跟大黑相跟着走了。

二諸葛到了區上，看見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條板橙上他就指着小二黑罵道：「鬪鬪東西！放了你還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嚇死了！不要臉！」區長道：「幹什麼？區公所是罵人的地方？」二諸葛不說話了。區長問：「你就是劉修德？」二諸葛答「是！」問：「你給劉二黑收了個童養媳？」答：「是！」問：「今年幾歲了？」答：「屬猴的，十二歲了。」區長說：「女不過十五歲不能訂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劉二黑已經跟于小芹訂婚了！」二諸葛說：「她只有個爹，也不知道逃難逃到那裏去了，退也沒處退。女不過十五不能訂婚，那不過是官家規定，其實鄉間七八歲訂婚的多着哩。請區長恩典恩典就過去了……」區長說：「凡是不合法的訂婚，只要有一方面不願意都得退！」二諸葛說：「我這是兩家情願！」區長問小二黑道：「劉二黑！你願意不願意？」小二黑說：「不願意！」二諸葛的脾氣又上來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區長道：「

給他訂婚不由他，難道由你啦？老漢！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養的那個小姑娘，要真是沒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閨女好了。」二諸葛道：「那也可以，不過還得請區長恩典恩典，不能教他跟于福這閨女訂婚了！」區長說：「這你就管不着了！」二諸葛發急道：「千萬請區長恩典恩典！命相不對，這是一輩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小二黑！你不要糊塗了！這是你一輩子的事！」區長道：「老漢！你不要糊塗了：強逼着你十九歲的孩子娶上個十二歲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輩子氣！我不過是勸一勸你，其實只要人家兩個人願意，你願意不願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養媳沒處退就算成你的閨女！」二諸葛還要請區長「恩典恩典」，一個交通員把他推出來了。

十一 看看仙姑

三仙姑去尋二諸葛，一來爲的是避避鬧氣的本領，二來爲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其實小芹吃一吃虧她很高興，所以跟二諸葛老婆鬧了一陣之後，回去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她起得很遲，于福雖比她着急，可是自己既沒有主意，又不敢叫醒她，只好自己先去做飯。飯快成的時候，三仙姑慢慢起來梳妝，于福問她道：「不去打聽打聽小芹？」她說：「打聽她做甚麼？她的本領多大啦？」于福也再沒有敢說什麼，把飯菜做成了放在爐邊，直等到她梳妝罷了才開飯。

飯還沒有吃罷，區上的交通員來傳她。她好像很得意，嗓子拉得長長的：說「閨女

大了脂管不了，就去請區長替隨管教管教！」她吃完了飯，換上新衣服、新首飾、綉花鞋、鑲邊褲、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幾件首飾，然後叫于福給她備上馱，她騎上，于福給他趕上，往區上去。

到了區上。交通員把她引到區長房子裡，她爬下就磕頭，連聲叫道：「區長老爺，你可要給我作主！」區長正伏在桌上寫字，見她低着頭跪在地下，頭上戴了滿頭銀首飾，還以為是前兩天跟婆婆生了氣的那個年輕媳婦，便說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嗎？爲什麼不找保人？」三仙姑莫名其妙，抬頭看了看區長的臉。區長見是個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認錯人了。交通員道：「認錯人了！這就是于小芹的娘！」區長又打量了她一眼道：「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來！不要裝神做鬼！我什麼都清楚！起來！」三仙姑站起來了。區長問：「你今年多大歲數？」三仙姑說：「四十五。」區長說：「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個人不像？」門邊站着老鄉一個十來歲的小閨女嘻嘻笑了。交通員說：「到外邊要！」小閨女跑了。區長問：「你會下神是不是？」三仙姑不敢答話。區長問：「你給你閨女找了個婆家？」三仙姑答：「找下了！」問：「使了多少錢？」答：「三十五！」問：「還有些什麼？」答：「有些首飾布疋！」問：「跟你閨女商量過沒有？」答：「沒有！」問：「你閨女願意不願意？」答：「不知道！」區長道：「我給你叫來你親自問問她！」又向交通員道：「去叫于小芹！」

剛才跑出那個小閨女。跑到外邊一宣傳：既有個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附近的女人們都跑來看，擠了半院，唧唧唧說：「看看！四十五了！」

「着那褲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輩沒有臉紅過，偏這會捺不住氣了，一道道熱汗在臉上流。交通員領着小芹來了，故意說：「看什麼？人家也是個人吧，沒有見過？閃開路！」一夥女人們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來了，區長說：「你問問你閨女願意不願意！」三仙姑只聽見院裏人說：「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顧擦汗，再也問不得口，院裏的人們忽然又轉了話頭，都說「那是人家的閨女」「閨女不如娘會打扮」，也有人說「聽說還會下神」，偏又有個知道底細的斷斷級級講「米爛了」的故事，這時三仙姑恨不得一頭碰死。

區長說：「你不問我替你問！于小芹，你娘給你找的婆家你願意跟人家結婚不願意？」小芹說：「不願意！我知道人家是誰？」區長向三仙姑道：「你聽見了吧？」又給她講了一會婚姻自主的法令，說小芹跟小二黑訂婚完全合法，還吩咐她把吳家送來的錢和東西原封退了，讓小芹跟小二黑結婚，她羞愧之下，一一答應了下來。

十一 怎樣到底

三個民兵回到劉家峪，一說區上把吳旺金旺二人押起來，又派助理員來調查他們的罪惡，真是人人拍手稱快。午飯後，廟裏開了個群眾大會，村長報告了開會宗旨就請大家舉他兩個人的作惡事實。起先大家還怕搬不倒人家，人家再返回來報仇，老大一會沒有人說話，有幾個胆子太小的人，還悄悄勸大家說：「忍事者安然」。有個被他兩人作

「賤垮了的年輕人說：『我從前沒有忍過？越忍越不得安然！你們不說我說！』他先從金旺領着土匪到他家綁票說起，一連說了四五款，才說道：『我歇歇再說，先讓別人也說幾款！』他一說開了頭，許多受過害的人也都搶着說起來：有給他們花過錢的，有被他們逼着上邊吊的，也有產業被他們霸了的，老婆被他們姦淫過的，他兩人還派上民兵給他們家裏割柴，撥上民夫給他們自己鋤地，浮收糧，私派款，強逼民兵調人，……你祖宗他一宗，從晌午說到太陽落，一共說了五六十款。」

區上根據這些罪狀把他兩人送到縣裏，縣裏把罪狀一一證實之後，除叫他們賠償大家損失外，又判了十五年徒刑。

經過這次大會之後，村裏人都敢出頭了，不久，村幹部又都經過大改選，村裏人再也不敢亂投壞人的票了。這其間，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選，偏她還變了口吻，說：「以後我也要進步了」。

兩個神仙也有了變化：

三仙姑那天在區上被一夥婦女圍住看了半天，實在覺着不好意思，回去對着鏡子研究了一下，真有點打扮得不像話；又想到自己的女兒快要跟人結婚，自己還賣什麼老俏？這才下了個決心，把自己的打扮從頂到底換了一遍，弄得像個當長輩人的樣子，把三十年來裝神弄鬼的那張香案也悄悄拆去。

二諸葛那天從區上回去，又向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對，他老婆道：「把你那鬼八卦收起吧！你不是說二黑這回不得嗎？你一輩子放個屁也要卜一課，究竟抵了

「些什麼事？我看小芹滿不錯，能跟三二黑過就很好！什麼命相對不對？你就不記得」不
宜栽種？」二謔葛見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陰陽，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別人跟前賣弄他那一套
了。

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見老人們的脾氣都有些改變，託鄰居們趁勢和說和說，兩
位神仙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他們結婚。後來兩家都準備了一下，就過門。過門之後，小兩
口都十分得意，鄰居們都說是村裏第一對好夫妻。

(完)

李有才板話

一 書名的來歷

閻家山有個李有才，外號叫「氣不死」。

這人現在有五十多歲，沒有地，給村裏人放牛，夏秋兩季，指帶看守村裏的莊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沒有家眷。他常好說兩句開心話，說是「吃飽了一家不餓，鎖住門也不怕餓死小板凳」。村東頭的老槐樹底有一空土窖，還有三畝地，是他爹給他留下的。後來把地押給閻恒元，土窖成了他的全部產業。

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三十空土窖，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從西到東却是一道斜坡。西頭住的都是姓閻的；中間也有姓閻的也有雜姓，不過都是些在地戶；只有東頭特別，外來的開荒的佔一半，日子過倒穩了的雜姓，也差不多佔一半，姓閻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產賣了房子才搬來的。

李有才常說「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一個「老」字輩，一個「小」字輩」。這

話也只是取笑：他說的「老」字輩，就是說外來的開荒的，因為這些人的名字除了閩長派差派款在條子上開一下以外，別的人很少留意，別人叫起來只是把他們的姓上邊加個「老」字，像「老秦、老常……」等。他說的「小」字輩，就是其餘的本地人，因為這地方人起名字，把前邊加個「小」字，像「小順、小保……」等。可是西頭那些大戶人家，都用的是官名，有乳名別人也不敢叫。比方老村長閩恒元乳名叫「小國」。別人對上人家不叫「小國」，就是該說「穀國」也只得說成「穀舍」，誰還好意思說出「國」字來？一到了老槐樹底，風俗大變，活八十歲也只能叫「小什麼，小什麼」，你就起上個官名也使不出去。比方陳小元前幾年請柿子窪老先生給起了個官名叫「陳萬昌」，回來雖然請閩長在賬上改過了，可是老村長看賬時候想不起這「陳萬昌」是誰，問了一下閩長，仍然提起筆來給他改成陳小元。因為有這種關係，老槐樹底的本地人，終於還都是「小」字輩。李有才自己，也只能算「小」字輩人，不過他父母是大名府人，起乳名不用「小」字，所以從小就把他叫成「有才」。

在老槐樹底，李有才才是大家歡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飯時候，沒有他就不熱鬧。他會說開心話，雖是句平常話，從他口裏說出來就能引得大家笑個不休。他還有個特別本領是編歌子，不論村裏發生什麼事，有個什麼特別人，他都能編一大套，唸起來特別順口。這種歌，在閩家出一帶叫「抗溜嘴」，官話叫「快板」。

比方說：西頭老戶主閩恒元，在抗戰以前年年連任村長，有一年改選時候，李有才給他編了一段快板道：

村長國恆元，一手兼佳元，

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

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

選來又選去，還是國恆元。

不如弄塊板，刻個大名片，

每逢發投票，大家接一接，

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爛。

恒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學教員，名叫家祥，民國十九年在縣裏的簡易師範畢業。這人的像貌不大好看，臉像個胡蘆子，說一句話映十來次眼皮。不過人不可以貌取，你不要以為他沒有出息，其實一肚骯髒計，誰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虧。李有才也給編過一段快板道：

鬼一撮，圓家祥，

眼睫毛，二寸長，

大鼻孔，馬鼻樣，

說句話兒眼皮抖，

兩眼一板閃，

肚裡有主眼。



風佔三分理，

總要佔些光，

便宜佔不足，

氣得臉皮黃，

眼一轉，嘴一張，

好像母豬打呼嚕！

像這些快板，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編，一方面是他編慣了覺着口順，另一方面是老槐樹底的年輕人吃飯時候當要他唸些新的，因此他就越編越多，他的新快板一唸出來，東頭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都傳遍了，可是想傳到西頭就不十分容易，西頭的人不論老少，沒事總不到老槐樹底下來閑坐，小孩們偶爾去老槐樹底玩一玩，大人知道了往往罵道：「下流東西！明天就叫你到老槐樹底去住啦！」有這層隔閡，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傳到西頭。

抗戰以來，閻家山有許多變化，李有才也就跟着這些變化作了些新快板，又因為作快板遭遇難。我想把這些變化談一談，把他在這些變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幾段，給大家看看解個悶，結果就寫成這本小書。

作詩的人，叫「詩人」；說作詩的話，叫「詩話」。李有才作出來的歌，不是「詩」，明明叫做「快板」，因此不能算「詩人」，只能算「板人」。這本小書既然是說他作快板的話，所以叫做「李有才板話」。

二 有才窩裏的聚會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窩，說也好笑，三面看來有三變：門朝南開，靠西牆正中有一個炕，炕的兩頭還都留着五尺長短的地面。前邊靠門這一頭，盤了個小灶，還擺着些水缸、菜甕、鍋、匙、碗、碟、靠後牆擺着些筐子、蘿頭，裏面裝的是村裏人送給他的核桃、柿子（因為他是看莊稼的，大家才給他送這些）；正炕後牆上，就炕那麼高，打了個半套窩，可以鋪半條蓆子，因此你要一進門看正面，好像個小山菓店；扭轉頭看西邊，好像石菩薩的神龕，回頭來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裏的小飯館。

到了冷凍天氣，有才好像一盞火——只要他一回來，愛取笑的人們就圍到他這土窩裏來閑談，談起話來也沒有甚麼題目扯到那裏算那裏。這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才吃罷晚飯，鄰家的青年後生小福，領着他的表兄就開開門走進來。有才見有人來了，就點起牆上掛的麻油燈。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紹道：「這就是我們這裏的有才叔！」有才在套窩裏坐着，先讓他們坐到炕上，就向小福道：「這是那裏的客？」小福道：「是我表兄！柿子窪的！」他表兄姓李，名福，却很精幹，就謙虛道：「不算客，不算客！我是十六晚上在這裏看戲，見你焦光普唱那樣子好，想來領領教！」有才笑了一笑，又問道：「你村的戲今年怎麼不唱了？」小福的表兄道：「早了貨不下箱，明天才能唱！」有才見他說起唱戲，勁上來了，就不客氣的講起來。他講：「這焦光普，雖說是個丑，可是大

脚色，唱就得唱出勁來！」說着就舉起他的旱煙袋算馬鞭子，下邊雖然坐着，上邊就輪打起來，一邊輪着一邊道：「一出場：嗒々嗒々々々令×令嗒令×令……嗒令×各拉打打嘯！」他煞住笛子，像伙，正預備接着打，門「拍」一聲開了，走進來個小頰，拿着兩個軟米糕道：「讓着老叔！防備您把羅打破了！」說着走到炕邊把賭博往套窩裏一展道：「老叔！我爹請你嘗嘗我們的糕！」（陰曆正月二十五，此地有個節叫「添倉」，吃添米糕）有才一邊接着一邊謙讓道：「你們自己吃吧；今天煮的都差不多！」說着接過去，隨便讓了讓大家，就吃起來，小頰坐到炕上道：「不多吧總不能像啓昌老婆，過個添倉，派給人家小且兩個糕！」小頰道：「壓不起長工不壓吧，壓得起人管不起吃？」有才道：「啓昌也還罷了，老婆不是東西！」小頰的表兄問道：「那個小且？就是唱國皇爺那個？」小頰道：「對！老得貴的孩子給啓昌住長工。」小頰道：「那麼可他爹那人強一百二十分！」有才道：「那邊有說？」小頰的表兄悄悄問小頰道：「老得貴怎麼？」他雖說的很低，却被小頰聽見了，小頰道：「那是有歌的！」接着就吟道：

「張得貴，只好漢，

西濱桓元舌頭轉：

桓元說個「長」，

得貴說「不短」，

桓元說個「方」，

得貴說「不圓」，

「無元說『砂鍋雞湯』，

得貴說『打不爛』；

無元說『公雞龍下蛋』，

得貴說『根根兒』。

要幹哈，就罷幹。

只要無元嘴強硬！」

他把這段快板唸完，小福聽慣了，不很笑。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個不了。

小順道：「你笑什麼？得貴的好事多着哩！那是我們村裏有名的吃烙餅幹部。」小福的表兄道：「還是幹部啦？」小順道：「農會主席！官也不小！」小福的表兄道：「怎麼說是吃烙餅幹部？」小順道：「這村跟別處不同：誰有個事到公所說說，先得十幾斤麵五斤豬肉，在場的每人一斤麵烙餅，一大碗菜，吃了才說理。得貴領一份烙餅，總得把每一張烙餅都挑還。」小福的表兄道：「我們村裏早二三年前說事就不興吃喝了。」小順道：「人家那一村也不興了，就這村怪！這都是老恒元的古規。老恒元今天得個病死了，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

正說着，又來了幾個人：老秦（小福的爹）、小元、小明、小保。一進門，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問道：「什麼，什麼？」小明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長撤差了！」小順從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戲！」小福道：「我也算數！」有才道：「還有今天？我當他這飯碗是鐵錘錘住了！誰說的？」小元道：「真的

！章工作員來了，帶着公事！」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你村人跟喜富的仇氣就這麼大？」小福道：「那也是有的。」

一隻虎，四喜……

吃吃喝喝有……

當過兵，賣過土，

又偷牲口又放賭，

當牙行，賣家財……

什麼事情都做。

惹下他，動不住，

「人人見了滿招呼！」

你看仇恨大不大？」小福的表兄聽罷才笑了一聲，小明又攔住告訴他道：「柿樹窪客你是不知！他唸的那還是說從前，抗戰以後這東西趁着兵荒馬亂搶了個村長，就更了不得了。有恒元那老不死給他搥腰，就沒有他幹不出來的事！屁大點事弄到公所，也是桌上吃飯，袖筒裏過錢，錢淹不住心，說細就細，說打就打，說教誰傾家敗產誰就沒治。逼得人家破了產，老恒元管「賤錢二百」買房置地。老槐樹底這些人，進了村公所，誰也不敢走到桌邊。三天兩頭出款，誰敢問問誰家派的是甚麼錢，人家姓閻的一年四季也不見走一回差，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樹底，誰不是荒着地給人家支？……你是不知道，壞透了壞透了，」有才低聲問道：「爲甚麼事撤了的？」小保道：「這可還不知道，大

「大概是縣裏調查出來的吧？」有才道：「光撤了差放在村裏還是大害，甚麼時候毀了他才能算乾淨，可不知道縣裏還辦他不辦？」小保道：「只要把他弄下台，攻他的人可多啦！」

遠遠有人喊道：「明天到廟裏選村長啦，十八歲以上的人都得去！……」一連聲呼喊。聲音越來越近，小福聽出來了，便向大家道：「是得費！還聽不懂他那股味？」進來了，就是得費。他一進來，除了有才主人，隨便打了個招呼，其餘的人都沒有說話，小福小順後此擠了擠眼。得費道：「這裏倒熱鬧！省得我跑！明天選村長啦，凡年滿十八歲者都去！」又把嗓子放得低低的道：「老村長的意思叫選廣聚！誰不在這裡，你們馬上告給他們一齊！」說着抽身就走了。他才一出門，小順搶着道：「吃燒餅去吧！」小元道：「吃屁吧！章工作人員還在這裡住着啦，餅恐怕烙不成！」老素埋怨道：「人家聽見了！」小元道：「怕甚麼？就是故意叫他聽啦！」小保道：「他也學會打官腔了：『凡年滿十八歲者。』……」小順道：「還有『老村長的意思』。」小福道：「假大頭這回要變真大頭啦呀！」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誰是假大頭？」小順搶着道：「這也有歌：

「劉廣聚，假大頭，

一心要當人怕頭，

抱粗腿，情勢頭。

拜罷假元爺老頭，

大小事，張口就，

說起話來盡前頭。

從西頭，到東頭，

放不下廣東道。

「噫，你就清楚了。」小福的表兄覺得很奇怪，也沒顧上笑。又問道：「怎麼你村有這麼多的歌？」小福道：「提起西頭的人來，沒有一個沒歌的，連那一個女人臉上有痲子都有歌，不只是人，每出一件新事，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來了。」又指着有才道：「有我們這位老叔，你想聽歌很容易！要多少有多少！」

小元道：「我看咱們也不用管他『老村長的意思』不意思，明天偏給他放個冷炮，撥上一夥人選別人，偏不選廣聚！」老泰道：「不妥不妥，指望這老槐樹底人誰得罪起老恒元？他說選廣聚就選廣聚，踏惹那些氣有甚麼好處？」小元道：「你這老漢真見不得事！只怕柿葉掉下來，被你的頭，你不敢得罪人家，也還不是照樣替人家支差出款？」老泰這人有點古怪，只要年輕人一發脾氣，他就不說話了。小保向小元道：「你說得對，這一回真是該誰推助！要是再選上個廣聚，還不是仍出不了恒元老傢伙的手嗎？依我說咱們老槐樹底的人這回就出頭，就是辦不好也比這在他們腳板底強得多！」小保這麼一說，大家都同意，只是決定不了該選誰好。依小元說，小保就可以辦；老陳覺得要是選小明，票數會更多一些；小明却說在大場面上說個話還是小元有兩下子。李有才道：「我說個公道話吧：要是選小明老弟，管保票數最多，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辦；他

這人太好，太直，跟人家老恒元那夥人鬧個甚麼事恐怕沒有人家的心眼多。小保領過幾年羊（就是當羊經理）。在外邊走的地方也不少，又能寫能算，辦倒沒有甚麼辦不了，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個人吃飯，真也有點顧不上。依我說，小元可以辦，小保可以幫他記一記賬，寫個甚麼公事……」這個意見大家贊成了。小保向大家道：「要那樣隨何萬去給他活動活動！」小順道：「對！宣傳宣傳！」說着就都往外走。老秦着了急，叫住小福道：「小福！你張人家這甚麼能？給我回去！」小順拉着小福道：「走吧吧！又回頭老秦道：『不怕！去了你小福我包賠！』說了就把小福拉上走了。老秦趕緊追出來連聲喊叫，也沒有叫住，只好領上外甥（小福的表兄）回去睡覺。窩裏去下有才一個人，也就睡了。」

三打虎

第二天吃過早飯，李有才放出牛來預備往山坡上送，小順攔住他道：「老叔你不要走了！多一票算一票！今天還許弄成，已經給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有才道：「誤不了！我把牛送到取書就回來。這時候又不敢吃了誰的莊稼！章工作人員開會，一講話還不是一大响，誤不了！」小順道：「這一回是選舉會，又不是講話會。」有才道：「知道！不論甚麼會，他在開頭總要講幾句『重要性』啦，『甚麼的意義及其價值』啦，光他講講這些我就回來了！」小順道：「你去吧！可不要叫誤了！」說着就往廟裏去了。

廟裏還跟平常開會一樣，章工作員、各幹部坐在拜廳上，龔泉站在院裏，不同的只是因為喜富撒了差，大家要看他這威風不威風，所以人來得特別多。

不大一會，人到齊了，喜富這次當最後一同主席。他雖然沉着氣，可是嗓子究竟有點不自然，說了幾句客氣話，就請章工作員講話。章工作員這次也跟前說話不同了，也沒有講甚麼「意義」與「重要性」，直捷了當說道：「這裏的村長，犯了一些錯誤，上級有命令叫另選。在未選以前，大家對舊村長有甚麼意見，可以提一提。」大家對喜富的意見，提一千條也有，可是一來沒有準備，二來礙於老河元的面子，三來差不多都怕喜富將來記仇，因此沒有人敢馬上出頭來提，只是交頭接耳商量。有的說「趁此機會不治他，將來是村上的大害」，有的說「能這死他自然是好事，送不死，一旦放虎歸山必然要傷人」……議論紛紛，都沒有主意。有個馬鳳鳴，當年在安徽賣過茶葉，是張啓昌的姐夫，在閩家山下了戶。這人走過大地方，開起一點，不像閩家山人那麼小心小眼。喜富當村長的第一年，隨便欺壓村民，有一次壓迫到他頭上，當時惹不過，只好忍過去。這次喜富已經下了台，他想趁勢算一下舊賬，便悄悄向幾個人道：「只要你們大家有意見願意提，我可以打頭一砲！」馬鳳鳴說願意打頭一砲，小元先給他鼓勵道：「提吧！你一提我接着就提，說開頭多看哩！他們正商量着，章工作員在台上等急了。便催道：「有沒有？再限一分鐘！」馬鳳鳴站起來道：「我有個意見：我的地上邊是閩五的墳地，墳地堰上的荆條和酸棗樹，一直長到我的地後，遮住半塊地不長莊稼。前年冬天我去砍了一砍，閩五說出話來，報告到村公所，村長閩喜富給我說的，叫我殺了一口豬

給四五祭祖，又出了二百斤麵叫所有的閩家人大吃了一頓，罰了我五百塊錢，永遠不准我在地後心割條和酸棗樹。豬跟雞大家算吃了，錢算我出了，我都能忍過去不追究，只是我種地出着負擔永遠叫給人家長割條和酸棗樹，我覺得不合理。現在要換村長，我請以後開放這個禁令！」章工作員好像有點吃驚，問大家道：「真有這事？」除了姓閩的，別人差不多齊聲答道：「有！」有才也早回來了，聽見是說這事，也在中間發冷話道：「比那更氣人的事還多得多！」小元搶着道：「我也有個意見！」接着說了一件派差的事。兩個人發言以後，意見就多起來，你一款我一款，無論是化黑錢，請吃飯、打板子、罰苦工……只要是喜富出頭作的壞事，差不多都說出來了，可是與恒元有關係的事差不多還沒有人敢提。直到晌午，意見似乎沒人提了，章工作員氣得大瞪眼，因為他常在這裏工作，從來也不會想到有這麼多的問題。他向大家發命令道：「這個好村長！把他綁起來！」一說細喜富，當然大家很有勁，也不知道上來多少人，七手八腳把他綁成了個倒轉鬼。他們問送到那裏，章工作員道：「且躲到下面的小屋裏，撥兩個人守着，大家先回去吃飯，吃了飯選過村長，我把他帶回區上去！」小順、小福還有七八個人搶着道：「我看守！我看守！」小順道：「遲吃一會飯有甚麼要緊？」章工作員又道：「我個人把上午大家提的意見寫成個單子作為報告，我帶回去！」馬鳳鳴道：「我寫！」小保道：「我幫你！」章工作員見有了人，就宣佈散了會。

這天晌午，最着急的是恒元父子，因為有好多案件雖是喜富出頭，却還是與他們有關的。恒元很想吩咐喜富一下叫他到縣裏不要亂說，無如那麼許多人看守着，沒有空子

，也只好罷了。吃過午飯，老恒元說身體有點不舒服，只打發兒子家祥去照應選舉的事，自己却沒有去。

會是開了，章工作員宣佈新的選舉辦法道：『按正規的選法，應該先選村代表，然後由代表會裏產生村長，可是現在來不及了。現在我想了個變通辦法；大家先提出三個候選人，然後用投票的法子從三個人中選一個。投票的辦法，因為不識字的人很多，可以用三個碗，上邊劃上記號，放到人看不見的地方；每人發一顆豆，願意選誰，就把豆放到誰的碗裏去；這個辦法好不好？』大家齊聲道：『好！』這又出了家祥意料之外；他仗着一大部份人離不了他寫票，誰知章工作員又用了這個辦法。辦法既然改了，他借着自己是個教育委員，獻了個慫恿，去準備了三個碗，順路想在這碗上想點辦法。大家把三個候選人提出來了：劉廣聚是經過老恒元的運動的，自然在數，一個是馬鳳鳴，一個就是陳小元。家祥把一個紅碗兩個黑碗上帖了名字向大家聲明道：『注意！一會把這三個碗放到裏邊殿裏，次序是這樣：從東往西，第一個、紅碗，是劉廣聚！第二個是馬鳳鳴第三個是陳小元。』說了把碗放到殿裏的供桌上，然後站東邊西每人發了一顆豆，發完了就投起來。一會，票投完了，結果是馬鳳鳴五十二票，劉廣聚八十八票當選，陳小元八十六票，跟劉廣聚只差兩票。

選舉完了，章工作員道：『我還要回區上去，派兩個人跟我把喜富送去！』家祥道：『我派我派！』下邊有幾個人齊聲道：『不用你派，我去！我去！』說着走出十幾個人來。工作員道：『有兩個就行！』小元道：『多去幾個保險！』結果有五個去。工作

員又叫人取來了馬鳳鳴跟小保寫的報告，就帶着喜富走了。

劉廣聚當了村長，送走工作人員之後，歪着個頭，到恒元家裏去——一方面是謝恩，一方面是領教。老恒元聽了家祥的報告，知道章工作人員把喜富帶走，又知道小元跟廣聚只差兩票，心裏着實有點不安，少氣無力向廣聚道：「孩子！以後要小心點！情況變得有點不妙了！馬鳳鳴，一個外來戶，也要翻眼，老槐樹底人也起了反了！」說着伸出兩個指頭來道：「你看危險不危險？兩票！只差兩票！」又吩咐他道：「孩子！以後要買一買馬鳳鳴的賬，檢那不重要的委員給他一個——就叫他當個建設委員也好！像小元那些沒天沒地的東西，以後要找個機會重重治他一下，要不就壓不住東頭那些東西。不過現在還不敢冒失，等喜富的事有個頭尾再說！回去吧孩子！我今天有點不得勁，想早點歇歇！」廣聚受完了這番訓，也就辭出。

這天晚上，李有才的土窩中自然也是特別熱鬧，不必細說。第二天，便有兩段新歌傳出來，一段是：

「正月二十五，打倒一集說，

到了二十六，老屋更吃苦；

大家提意見，尾巴敲不住，

鼓點按何處，打響雷聲兒。

家祥乾喉嚨，恒元幫一揮，

大家哈哈笑，心裏甜舒氣。」

還有一段是；

『老恆元，真這口，

抱往村長死不放。

錢還學，是假樣，

恆兒下來乾兒上。』

『這當是恆元的木家恆兒，廣聚是乾兒，

四丈地

自從把喜富帶走以後，老恆元總是放心不下，生怕把他與自己有關係的事扯出來，可是現在的新政府不比舊衙門，有錢也花不進去，打發家祥去了幾次也打聽不着，只好算了。過了三個月，縣裏召集各村村長去開會，老恆元託廣聚到縣裏順便打聽喜富的下落。

隔了兩天，廣聚回來了，飯也沒有吃，歪着個頭，先到恆元那裏報告。恆元聽着，他坐在床頭必恭必敬的報告道：『喜富的事，因為案件過多，喜富不願舉出人來，直拖累了好幾個月才算結束。所有麻煩，喜富一個人都承認起來了，縣政府特別寬大，准他早過橋過路賠償大衆損失，就算完事。』恆元長長吐了口氣道：『也算！能不多牽連別人就好！』又問道：『這次開會商議了些什麼？』廣聚道：『一共三件事：第一是確實裁

行減租，發了個表格，叫填出個戶姓名，地主姓名，租地畝數，原租額多少，減去多少。第二是清丈土地，辦法是除了政權，各團體幹部參加外，每二十戶選個代表共同丈量。第三是成立武委會發動民兵，辦法是先選派一個人，在陽曆六月十五號以前到縣受訓。」老恒元聽說喜富的案件已了，才放心了一點，及至聽到這些事，眉頭又打起皺來。他等廣聚走了，便跟兒子家祥道：「這派人受訓沒有甚麼推辭，看起來還是巧招兵，跟團錫山要的在鄉軍人一樣，隨便派上個誰就行了。減租和丈地兩件事，在團家山說來，只是對咱不利。不過第一件還好辦，只要到各窩舖上說給佃戶們一聽，就叫他們對外人說是已經減過租了，他們怕奪地，自然不敢不照咱的話說；回頭村公所要造表，自然還要經你的手，也不愁這不合適。只有這第二件不好辦；丈地時候參加那麼多的人，如何瞞得過去？」家祥眯着眼道：「我看也好應付！說各幹部吧！村長廣聚是自己人。民事委員教育委員是咱父子倆，工會主席老范是咱的領工，咱一家就出三個人。農會主席得貴還不是跟咱們轉？財政委員啓昌，平常打得是不利不害主義，只要不叫他吃虧，他也不說什麼。他孩子小林雖然算個奇數幹部，咱也不怕。只有馬鳳鳴不好對付；他最精明，又是個外來戶，跟咱都不一心，遇事又敢說話，他老婆桂英又是個奇數幹部，一家也出着兩個人……」老恒元道：「馬鳳鳴好對付；他倆做過生意的人最愛佔便宜，叫他佔上些便宜他就不說什麼了。我覺得最難對付的是每二十戶選的那一個代表，人數既多，意見又不一致。」家祥道：「我看不選代表也行。」恒元道：「不妥！章工作員那小子腿勤，到丈地時候他要來了怎麼辦？我看代表還是要，不過可以由村長指派，派那些

最窮，最愛打小算盤的人，像老槐樹底老秦那些人。」家祥道：「這我就不能了；越是窮人，越出不起負擔，越要細丈別人的地……」恒元道：「你們年青人自然想不通；咱們丈地時候，先儘那最零碎的地方丈起——比方咱『椒窪』地，一畝就有七八塊，算的時候你執算盤，慢慢細算。這麼着丈量，一個椒窪不上十五畝就得丈兩天。他們那些愛打小算盤的窮戶，那裏認得起閑工？跟着咱們丈過兩三天，自然就都走開了。等把他們算敗了，咱們一方面說他們不積極不熱心，一方面還不是由咱自己丈嗎？只要做個樣子，說多少是多少。誰知道？」家祥道：「可是我見人家丈過的地還揮脖子！」恒元道：「山野地，地子很不規矩，每一處只要把牌子上寫個總數目——比方「自此以下至崖根共幾畝幾分」，誰知道對不對？要是再用點小藝道買一買小戶，小戶也就不說話了——比方你看他一塊有三畝，你就說「小戶人家，用不着細盤量了，算成二畝吧！」這樣一來，他有點小虛數，也怕再多量出來，因此也就不想再去量別人的！」

恒元對着家祥講了這一番話，又打發他去請來馬鳳鳴。馬鳳鳴的地都是近二十年來新買的，不過因為買得刁巧一點，都是些大畝數——往往完一畝糧的地就有二三畝大。老恒元說：「你的地既然都是新買的，可以不必丈量，就按原契揮牌子。」馬鳳鳴自然很高興。恒元又叫家祥叫來了廣聚，把自己的計劃宣佈了一番。廣聚一來自己地多，二來當村長就靠的是恒元，當然沒有別的話說。

第二天便依着計劃先派定了丈地代表，第三天便開始丈地。果不出恒元所料，章工作員來了，也跟着去參觀，恒元說：「先丈我的！」村長廣聚領頭，民事委員閔恒元、

教育委員閻家祥、財政委員張啓昌、建設委員馬鳳鳴、農會主席張得貴、工會主席老范、婦女主席桂英、青救主席小林，還有十餘個新選的代表們，帶着丈地的弓、算盤、木牌、筆硯等，章工作員也跟在後邊，往椒窪去了。

廣聚管指劃，得費執弓，家祥打算盤。每塊地不修二分，可是東伸一個角西打一個彎，還得分成四五塊來算。每丈量完了一塊，休息一會，廣聚給大家講方的該怎樣算，斜的該怎樣折，家祥給大家講「飛歸得敵」之算法。大家原來不是來學習地敵，也都聽不起勁來，只是覺着丈量的太慢。章工作員却覺着這辦法很細緻，說是「丈地的模範」，說了便往柿樹窪編村去了。

果不出恒元所料，兩天之後，椒窪地沒有丈完，就有許多人不能來了。到了第五天，臨出發只集合了七個人；恒元父子連領工老范是三個，廣聚一個，得貴一個還有桂英跟小林，一個沒經過事的女人，一個小孩子。恒元搖着芭蕉扇，廣聚端着水煙袋，領工老范領着一張蹶，小林領着個預備割柴，桂英肚裏懷着孕，想拔些新鮮野菜，也攜着個籃子，只有得貴這幾天在恒元家裏吃飯，自然要多拿幾件東西——丈地的弓、算盤、筆硯、木牌、都是他一人抱着。出發地點是椒窪後溝，也是恒元的地，出發時候，恒元故意發脾氣道：「又都不來了！那麼多的委員，只說話不辦事，好像都成了咱們七八個人的事了！」說着就出發了。這條溝沒有別人的地，連樣子也不用裝，一進了溝就各幹各的，桂英吃了幾顆青杏，就走了岔道拔菜去了，小林也吃了幾顆，跟桂英一道割柴去了，家祥見堰上塌了個小坎，指揮着老范去壘，得貴也放下那些家俱去幫忙，恒元跟廣聚

，到麥地邊的核桃樹底趁涼快說閑話去。

這天有才倍在這山頂上看麥子，見進溝來七八個人，起先還以為偷麥子的，後來各幹其事了，雖然聽得遠了認不清人，可是做的事也都看得很清楚，只是到核桃樹底去的那兩個人不知是幹什麼的，他又往前邁了一邁，能聽見說說笑笑，可聽不見說些甚麼。他自言自語道：『這是兩個甚麼東西，我總要等你們出來！』說着就坐在林邊等着。只到天快晌午，見有個從核桃樹下鑽出來喊道：『家祥！寫牌來吧！』這一下聽出來了，是恒元。墨環那三個人也過來了兩個，一個是家祥一個是老范。家祥寫了兩個木牌，給了老范一塊，自己拿着一塊，老范那塊插在東坨嘴上，家祥那塊插在麥地邊。牌子插好，就叫來了桂英小林，七個人相跟着回去了。有才見得貴拿着弓。才想起來人家是丈地，暗自尋思道：『這地原是這樣丈的？我總要看看牌上寫的是什麼！』一邊想，一邊繞着路到溝底看牌。兩塊牌都看了，麥地那塊寫的是『自此至溝窪，大小十五塊，共七畝二分二厘。』東坨嘴上那塊寫的是『坨嘴上至碾根，共三畝二分八厘。』他看完了牌，覺着好笑，回來在路上編了這樣一段歌：

『丈地的，真奇怪，

七個人，不一塊；

小林去勾琴，桂英去拔柴，

老范得貴去贏家，一旁亂指氣，

只有恒元和廣榮，核桃樹下趁涼快。

芭蕉扇，水煙袋，

說罷笑裏不壞。

坐到小晌午，叫過家祥來，

三人一捏弄，家祥就寫牌，

前後共算十畝半，木頭牌子掉兩塊。

這些鬼把戲，自能哄小孩，

從溝裏到溝外，平地坡地都不變，

「一共算成三十畝，管保恒元他不賣！」

五 好怕的「模範村」

過了幾天，地丈完了。他們果然給小戶人家送了些小便宜，有三畝只估二畝，有二畝估作畝半，丈完了地道一晚上，得貴想在小戶門面前給恒元賣個好，也給自己賣個好，因此在恒元家吃過晚飯。跟家祥們攀談了幾句，就往老槐樹底來。老槐樹底人都都吃過了飯在樹下納涼、說閑話。說說笑笑，聲音很高。他想聽一聽風頭對不對，就遠遠在路口站住步側耳細聽，只聽一個人道：「小旦！你不能勸勸你爹以後不要當恒元的尾巴？人家外邊說多少閑話……」又聽見小旦攔住那人的話搶着道：「那天不勸他？可是他不能聽有什麼法？爲這事不知生過多少氣？有時候他在老恒元那裏拿一根葱、幾頭蒜，

我娘也不吃他的，我也不吃他的，就那樣他也不改！」他聽見是自己的孩子說自己，更不便走進場，可是也再聽聽以下還說些甚麼，所以也捨不得走開。停了一會，聽得有才問道：「地丈完了？老恒元的地丈了多少？」小旦道：「聽說是一百一十多畝。」小元道：「哄鬼也哄不過！不用說他原來的祖業，光近十來年的押地也差不多有那麼多！」小保道：「押地可好算，老槐樹底的人差不多都是把地押給他才來的！」說着大家就七嘴八舌，三畝二畝給他算起來，算的結果，連老槐樹底帶村裏人，押給恒元的地，一共就有八十四畝。小元道：「他通年雇着三個長工，山上還有六七家窩舖，要是細丈量起來，丈不够三百畝我不姓陳！」小順道：「你不說人家是怎樣丈的？你就沒聽有才老叔編的歌？」丈地的，真奇怪，七個人不一塊……」接着把那一段歌唸了一遍，唸得大家哈哈大笑。老秦道：「我看人家丈得也公道，要寬都寬，像我那地明明是三畝，只算了二畝！」小元道：「那還不是哄小孩？只要把恒元的地丈公道了，咱們這些戶，二畝也不出負擔，三畝還不出負擔；人家把三百畝丈成一百畝，輪到你名下，三畝也得出，二畝也得出！」

得貴聽到這裏，知道大家已經猜透了恒元的心事，這個好已經賣不出去，就返回來想再到恒元這裏把方才聽到的話報告一下。他走到恒元家，恒元已經睡了，只有家祥點着燈造表，他便把方才聽到的話和有才的歌報告給家祥，中間還加了一些罵恒元的話。家祥聽了，沉不住氣，兩眼睜得飛快，罵了小元跟有才一頓，得貴很得意的回去睡了。

第二天，不等恒元起床，家祥就去報告昨天晚上的事。恒元聽了。倒不在乎罵不罵，只恨他們不該把自己的心事猜得那麼透澈，想了一會道：「非重辦他幾個不行！」吃過了飯，叫來了廣聚，說了小元跟有才一頓罪狀，末了吩咐道：「把小元選成甚麼武委會送到縣裏受罰去，把有才擄走，永遠不準他回開家山來！」

廣聚領了命即刻召開了個選人受罰的會，仿照章工作員的辦法推了三個候選人，把小元選在三人裏邊，然後投豆子，可是得賞跟家祥推兩人，每人暗暗抓了一把豆子都投在小元的碗裏，結果把小元選住了。

村裏人，連恒元廣聚都算上，都只說這是拔壯丁當兵。小元家裏只一個老娘，又沒有吃的，全仗小元養活，一見說把小元選住了，哭着去哀求廣聚。廣聚奉的是恒元的命令，哀求也沒有效。得賞很得意，背地裡賣俏說：「誰教他評論丈地的事？」這話傳到老槐樹底，大家才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小明見隣居們有點事，最能熱心幫助。他見小元他娘哀求也無效，就去找小保小順等一干人來想辦法。小保道：「我看人家既有計劃的，說好話也無用。依我說，就真當了兵也不是壞事，大家在一處都不錯，誰還不能幫一把忙？咱們大家可以招呼他老娘幾天。」小明向小元道：「你放心吧！也沒有多餘的事！燒柴吃水，一個人能費多少？你那三畝地，到了忙時候一個人抽一晌工夫就給你消帶了！」小元的叔父老陳為人很痛快，他向大家謝謝：「事到頭上講不起，既然不能不去，以後自然免不了麻煩大家照顧，我先替小元謝謝！」小元也跟着說了許多道謝的話。

在村公所這方面，說粗跟丈地的兩份表也造成了，受訓的人也選定了，做了一份報告，吃過午飯，撥了個差，連小元一併送往區上。把這三件工作交代過，廣聚打發人把宰有才叫到村公所，歪着個頭，拍着桌子大大發了一頓脾氣，說他「造謠生事」又說「簡直像漢奸」，最後下令道：「即刻給我滾蛋！永遠不許回團來！不聽我的話我當漢奸送你！」有才無法，只好跟各牛東算了算賬，搬到柿樹窪編村去住。

隔了兩天，章工作員來了，帶着縣裏來的一張公事，上寫道：「據第六區公所報告團家山編村各幹部工作積極細緻，完成任務甚為迅速，堪稱各村模範，特傳令嘉獎以資鼓勵……自此以後，團家山就被稱為「模範村」了。」

六 小元的變化

兩禮拜過後，小元受訓回來了，一到老槐樹底，大家說都來問詢，在地裏做活的，雖然沒到晌午，聽到小元回來的消息，也都趕回來問長問短。小元很得意的道：「依他們看來這一回可就算把我害了，他們那裏想不到又給咱們弄了個合適？縣裏叫咱回來成立武委會，發動民兵，還允許給咱們發槍，發手榴彈。縣裏說：「以後武委會主任跟村長是一文一武，是獨立系統，不是附屬在村公所。」並且給村長下的公事教他給武委會準備一切應用物件。從今以後，村裏的事也有咱老槐樹底的份了。」小順道：「試試！看他老恒元還能獨霸乾坤不能？」小順道：「你的背也給你鋤出來了。老人家也沒有說了。」

肚，這家送個乾糧，那家送碗湯，就够他老人吃了。」小元自是感謝不是。

吃過午飯，小元到了公所，把縣裏的公事取出來給廣聚看。廣聚一看公事，知道小元有權了，就拿上公事去找恒元。

恒元看了十分後悔道：「想不到給他也做了個小合適？」又皺着眉頭想了一會道：「既然錯了，就以錯上來——以後把他團弄住，叫他也變成咱的人！」廣聚道：「那傢伙有那麼一股扭勁，恐怕團弄不住吧！」恒元道：「你不懂！這只能慢慢來！咱們都捧他的場，叫他多佔點小便宜，「習慣成自然」，不上幾個月工夫，老槐樹底的日子他就過不慣了。」

廣聚領了恒元的命，把一座廟院分成四部份：東社房上三間是村公所，下三間是學校，西社房上三間是武委會主任室，下三間留作集體訓練民兵之用。

民兵動員起來了，差不多是老槐樹底那一幫子，常和廣聚鬧小意見。廣聚覺得很難對付。後來廣聚常到恒元那裏領教去，慢慢就生出法子來。比方廣聚有制服，家祥有制服，小元沒有，住在一個廟裏覺着有點比配不上，廣聚便道：「當主任不可以沒制服，回頭做一套才行！」隔了不幾天，用公款做的新制服給小元拿來了。廣聚有水筆，家祥有水筆，小元沒有，覺着小口袋上空空的，家祥道：「我還有一枝回頭送你！」第二天水筆也插起來了。廣聚不割柴，家祥不割柴，小元穿着制服去割了一回柴，覺着不好意思，廣聚道：「能燒多少，派個民兵割一點就夠了！」

從此以後，小元果然變了。割柴派民兵，擔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路膊當主任。他叔

小元

父老陳，見他的地也荒了，一日就罵他道：「小元！看你近一兩個月來，像甚麼東西！出來進去架兩條路，連水也不能澆了，柴也不能割了！你去受訓，人家大家給你把苗鋤出來，如今莠了一半穗了，你也不鋤二道，草比苗還高，看你秋天吃甚麼？」小元近來連看也沒有到地裏看過，經老陳這一罵，也覺得應該到地裏看看去，吃過早飯，扛了一把鋤，正預備往地裏走，走到村裏，正碰上家祥吃過飯往學校去。家祥含笑道：「鋤地去啦？」小元臉紅了。覺着不像個主任身分，便喃喃的道：「我到地裏看看去！」家祥道：「歇一談一會閑話再去吧！」小元也不反對，跟着家祥走到磨門口，把鋤放在門外，就走進去跟家祥廣聚閑談起來，直談到晌午才回去吃飯去。吃過飯，總覺着不可以去鋤地，結果仍是第二天派了兩個民兵去鋤。

61

這次派的是小順跟小福，這兩個青年雖然也不敢不去，可是總覺着不大痛快，走到小元地裏，無精打彩慢慢鋤起來。他兩個一邊鋤一邊談。小順道：「多一位菩薩多一爐香！成天盼望主任給咱們抵些事，誰知道主任一上了台，就跟人家混得很熟，除了多派隨從同差，一點甚麼好處都沒有？」小福道：「頭一逼是陪給他鋤，第二逼還叫陪給他鋤！」小順道：「那可不一樣，頭一逼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們大家情願幫忙，第二逼是人家睡了官，不能鋤地了，派給給人家當差。早知道落得這個結果，幫忙？省點氣力不能睡覺？」小福道：「可惜把個有才老漢也攆走了，老漢要在，一定要給他編個好歌。」小順道：「誰不能給他編個試試？」小福道：「可以！我幫你！」給小元鋤地。他既熱有點不痛快，所以也不管鋤倒了沒有，留下草了沒有，只是隨手鋤過就是。兩個

都把心用在糖歌子上。小福編了幾句，小福亂給他改了二兩句，又添了兩句，結果編成了這一段短歌：

「陳小元，裝得快，

當了主任要氣派，

改了穿，換了戴，

坐在廟上不下來，

不滴水，不割柴，

腳踏爪爪不架拍，

轉個地，也派差，

逼着鄰居當奴才，」

小福晚上悄悄把這個歌唸給兩三個青年聽，第二天傳出去，大家都唸得爛熟，小元在廟裏坐着自然不得知道。

這還都是些小事，最叫人可恨的是把喜富賠償羣衆損失這筆款，移到武委會用了。本來喜富早兩個月就遞了悔過書出來了，只是縣政府把他應賠償羣衆的款算了一下，就該着三千四百餘元，還有幾百斤麵，幾石小米，這些東西有一半是恒元用了，恒元就着人告喜富說暫且不要回來，有了機會再說。

恰巧「八一」節要檢閱民兵，小元跟廣聚說，要做些掛包、子彈袋、炒麵袋，還要準備七八個人三天的吃喝。廣聚跟恒元一說，恒元覺着機會來了，開了個幹部會，說公

所沒款，就把喜富這筆款移用了。大家雖然聽說喜富要賠償損失，可是誰也沒聽說賠償多少數目。因為馬鳳鳴的損失也很大，遇了事又能說兩句，就有些人怨着他去質問村長。馬鳳鳴跟恒元們混熟了，不想得罪人，可是也想得賠償，因此借着大家的推舉也就答應了。但是他知道村長不過是個假樣子。所以先去找恒元。他用自己的報告消息的口氣說：「大家對這事情很不滿意，將來恐怕還要討這筆款！」老恒元就猜透他的心事，便向他道：「這事怕不好弄，公所真正沒款，也沒有日子了，四五天就要用，所以幹部會上才那麼決定，你不是也參加過了麼？不過咱們內裏人好商量；你前年那一場事，一共破費了多少，回頭叫他另外照數賠償你！」馬鳳鳴道：「我也不是說那個啦，不過他們……」恒元攔他的話道：「不不不！他不賠我就不願意他！不信我可以整出來？咱們都是個幹部，不分個裏外如何能行？」馬鳳鳴見自己落不了空，也就不說甚麼了，別人再怨他他怨他不動他了。

事過之後，第二天喜富就回來了。賠馬鳳鳴的東西恒元擔承了一半，其餘應賠全村民衆，那麼大的數目，做了幾條麵袋幾個掛包幾條子彈袋，又給民兵拿了二十多斤小米就算完事。

「八一」檢閱民兵，閻家山的民兵服裝最齊整，又是模範，主任又得了獎。

七 恒元廣聚把戲露底

過了陰歷八月十五，正是秋收時候，縣農會主席老楊同志，被分配到第六區來檢查督促「秋收工作」。老楊同志叫區農會給他介紹一個比較進步的村，區農會常務章工作員說閻家山是模範村，就把他介紹到閻家山去。

老楊同志吃了早飯起程，天不晌午就到了閻家山。他一進公所，正遇着廣聚跟小元下棋。他兩個因為一步棋爭起來，就沒有看見老楊同志進去。老楊同志等了一會，還沒有人跟他答話，他就在這爭吵中問道：「那一位是村長？」廣聚跟小元抬頭一看，見他頭上簪着塊白手巾，白小布衫藍褲，腳上穿的半舊硬鞋至少也有二斤半重。從這服裝上看，村長廣聚以為他是那村派來的送信的，就懶洋洋的問道：「那村來的？」老楊同志答道：「縣裏！」廣聚仍問道：「到這裏幹什麼？」小元棋快輸了，在一邊催道：「快走棋吧！」老楊同志有些不耐煩，便道：「你們忙得很！等一會閑了再說吧！」說了把背包往階台上一丟，坐在上面休息。廣聚見他的話頭有點不對，也就停住了棋，湊過來答話。老楊同志也看出他是村長，却又故意問了一句「村長那裏去了」。他紅着臉答過話，老楊同志才把介紹信給他。信上寫的是：

「茲有縣農會楊主席，前往閻家山檢查督促秋收工作，請予接洽為荷……」

廣聚看過了信，把老楊同志讓到公所，說了幾句客氣話，便要請老楊同志到自己家裏吃飯。老楊同志道：「還是分些米到老百姓家裏吃吧！」廣聚還要講俗套，老楊同志道：「這是制度，不能隨便破壞！」廣聚見他土眉土眼，說話却又那麼不隨和，一時想不出該怎麼對付，便道：「好吧！你且歇歇，我給你出去看看！」說了就出了公所來找

恒元。他先把介紹信給恒元看了，然後便說這人是怎樣怎樣一身土氣。恒元道：「前幾天聽喜富說有這麼個人。這人你可小看不得！聽喜富說，有些事情縣長還得跟他商量着辦。」廣聚道：「是是是！你一說我想起來了！那一次在縣裏開會，討論丈地問題那一天，縣幹部先開了個會，彷彿有他，穿的是藍衣服，眉眼就是那樣。」恒元道：「去吧！好好應酬，不要衝撞着他！」廣聚走出門來又返回去問道：「我請他到家吃飯，他不肯，他叫給他找個老百姓家去吃。怎麼辦？」恒元不耐煩了，發話道：「這麼大一點事也問問我？那有甚麼難辦？他還那麼執拗，就把他派到個最窮的家！」像老槐樹底老秦家，兩晚糠吃過來，你怕他不再找你想辦法啦？」廣聚道：「老槐樹底那些人跟咱們都不對，不怕他說壞話？」恒元道：「你就不會看人，老秦見了生人敢放個屁？每次吃了飯你就把他招待回公所，有甚麼事？」

廣聚碰了一頓釘子討了這麼一點小主意，回去就把飯派到老秦家。這樣一來，給老秦找下麻煩了！閻家山沒有行過這種制度，老秦一來不懂這種管飯只是替做一做，將來還要領米，還以為跟派差派款一樣，二來也不知道家常飯就行，還以為衙門來的人一定得吃好的。他既是這樣想，就把事情弄大了，到東家借鹽到西家借麪，老兩口忙了一大會，才算做了兩三碗湯麪條。

晌午，老楊同志到老秦家去吃飯，見小砂鍋裏是麪條，大鍋裏的飯還沒有揭開，一看就知道是把自己當客人待。老秦舀了一碗湯麪條，必恭必敬雙手捧給老楊同志道：「吃吧先生！到咱這窮家吃不上甚麼好的，喝口湯吧！」他越客氣，老楊同志越覺着不舒

服，一邊接一邊道：「我自己舀！唉！老人家！咱們吃一鍋飯就對了，爲甚麼還要另做飯？」老秦老婆道：「好先生！哈也沒有！只是一口湯！要是前幾年這飯就端不出來！這幾年把地押了。哈也講不起了！」老楊同志聽她說押了地，正要問他押給誰，老秦先向老婆喝道：「你這老不死，不知道你那一張瘋嘴該說甚麼！可甦不死你！你還記得哈？還記得哈？」老楊同志猜着老秦是怕她說得有妨礙，也就不再追問，隨便勸了老秦幾句。老秦見老婆不說話了。因爲怕再引起話來，也就不再說了。

小福也回來了，見家裏有個人，便問道：「爹！這是那村的客？」老秦道：「縣裏的先生！」老楊同志道：「不要這樣稱呼吧！那裏是甚麼『先生』？我姓楊！是農救會的！你們叫我個『楊同志』或者『老楊』都好！」又問小福「叫甚麼名字」，「多大了」小福一一答應。老秦老婆見孩子也回來了。便揭開大鍋開了飯。老秦，不等老婆，還有個五歲的女孩，連小福，四個人都吃起飯來。

老楊同志第一碗飯吃完，不等老秦看見，就走到大鍋邊，一邊舀飯一邊說：「我也吃吃這飯？這飯好吃！」老兩口趕緊一齊放下碗來招待，老楊同志已把山藥蛋南瓜湯舀到碗裏。老秦客氣了一會，也就罷了。

小順來找小福割穀，一進門碰上老楊同志，彼此問詢了一下，就向老秦道：「老叔！人家別人的穀都打了，我爹病着，連穀也割不起來，後晌叫你小福給俺割吧？」老秦道：「吃了飯還要打穀！」小順道：「那我也能幫忙，打下你的來，遲一點去割我的也可以！」老楊同志問道：「你們這裏秋收還是各顧各？農救會也沒有組織過互助小組？」

「小順道：『秋收可不就是各顧各吧？老農會還管這些事啦？』老楊同志道：『那麼你們這裏的農會都管些什麼事？』小順道：『陸不知道。』老楊同志自語道：『模範村這算什麼模範？』五歲的小女道，聽見「模範」二字，就想起小順教他的幾句歌來，便順口唸道：

「模範不模範，從西往東看；

西頭吃塔餅，東頭吃粉飯，」

小孩子雖然是順口唸着玩。老楊同志却聽着很有意思，就逗他道：「唸得好呀！再唸一遍看！」老秦又怕鬧禍。瞪了小女孩一眼。老楊同志沒有看見老秦的眼色，仍問小女孩道：「誰教給你的？」小女孩指着小順道：「他！」老秦覺着這一下不只惹了禍，又連累了隣居。他以為自古「官官相衛」，老楊同志要是回到公所一說，馬上就不得了。他氣極了，劈頭打了小女孩一掌罵道：「可惡不了你！」小順趕緊一把拉開道：「你這老叔！小孩們唸歌那有什麼危險？我編的，我還不怕，就把你怕成那樣？那是真的吧是假的？人家吃烙餅有過你的份？你喝的不是稀飯？」老秦就有這樣一種習慣，只要年輕人說他幾句，他就不說話了。

吃過了飯，老秦跟小福去場裏打穀子，老楊同志本來預備吃過飯去找村農會主任，可是聽小順一說，已知道工作不實在，因此又想先在羣衆裡調查一下，便向老秦道：「我給你幫忙去。」老秦雖說「不敢不敢」，老楊同志却扛起木掀掃帚跟他們往場裏去。

揚子就在窗頂上，是十幾家公用的。各家的穀子都不多，這天一場共糶了四家穀子，中間用穀草隔開了界。

老楊同志到場子裏什麼都通，拿起什麼傢俱來都會用，特別是好揚家，不只給老秦場，也給那幾家揚了一會，大家都說「真是一張好木墩」（就是說他用木墩用得好的）。

一場穀打罷了，打穀的人都坐在老槐樹底休息、喝水、吃乾糧，跨成一團圍着老楊同志問長問短，只有老秦仍是必恭必敬站着，不敢隨便說話。小順道：「楊同志！你真是一個好把式！家裏一定種地很多吧？」老楊同志道：「地不多，可是做的不少！整整給人家住過十年長工！」老秦一聽老楊同志說是個住長工出身，馬上就看不起他了，一屁股坐在牆根叫道：「小福！不去場裏攪糶還等什麼？」小福正想聽老楊同志談些新鮮事，不想半路走開，便推托道：「不給人家小順哥哥攪？」老秦道：「攪糶回來誤得了？小小孩子聽起閑話來就不想動了？」小福無法，只好去攪糶。他才從家裏挑起筐來往場裏走，老秦也不顧別人談話，又喊道：「細細掃起來！不要只掃個場心！」他這樣子，大家都覺着他不服眼，小保便向他發話道：「你這老漢真討厭！人家說個話你偏要亂吵！想聽就悄悄聽，不想聽你不能回去歇歇？」老秦受了年輕人的氣自然沒有話說，起來回去了。小順向老楊同志道：「這老漢真討厭！吃虧、怕事、受了一輩子窮，可瞧不起窮人。你一說你住過長工，他馬上就變了個樣子，」老楊同志笑了笑道：「是的！我也看出來了。」

廣聚依着恒元的吩咐，一吃過飯就來招呼老楊同志，可是那裏也找不着，雖然有人

說在場子裏，遠遠看了一下，又不見有一個閑人（他想不到縣農會主席還都做起活來）。從東頭找到西頭，西頭又找回東頭來，才算找到。他一走過來，大家甚麼都不說了。他向老楊同志道：「楊同志！咱們回公所去吧！」老楊同志道：「好！你且回去，我還要跟他們談談。」廣聚道：「跟他們這些人能談個甚麼？咱們還是回公所去歇歇吧！」老楊同志見他瞧不起大家，又想礙他幾句，便半軟半硬的發話道：「跟他們談話就是我的工作，你要有甚麼話等我閉了再談吧！」廣聚見他的話頭又不對了，也不敢強叫，可是又想聽聽他們談甚麼，因此也不願走開，就站在圈外。大家見他不走，誰也不開口，好像廟裏的十八羅漢隊，一個個都成了繩子。老楊同志見他不走開大家不敢說話，已猜着大家是被他壓迫怕了，想趕他走開，便問他道：「你還等誰？」他啾啾唧唧：「不等誰了！」說着就溜走了。老楊同志等他走了十幾步遠，故意向大家道：「沒有見過這種村長！農教會的人到村裏，不跟農民談話，難道跟你村長談去？」大家親眼看見自己惹不起的厲害人受了碰，覺得老楊同志真是自己人。

天氣不早了，小順喊叫小福去割穀。老楊同志見小順說話很痛快，想多跟他打聽一些村裏的事，便向他道：「多借個鑿，我也給你割去！」小明小保也想多跟老楊同志談談，齊聲道：「我也去！」小順本來只問了個小福，連自己一共兩個人，這會却成了五個。這五個人說說笑笑，一同往地裏去了。

八 「老」「小」字輩準備翻身

五個人到了地，一邊割穀一邊談話，小順果然說話痛快，什麼也不忌諱。老楊同志提到晌午聽的那四句歌，很誇獎小順編得好。小保道：「他還是徒弟，他師父比他編得更好。」老楊同志笑道：「這還是有師父的？」向小順道：「把你師父編出來的給咱唸幾段聽一聽吧？」小順道：「可以！你要想聽這個；管保聽到天黑也聽不完！」說着便唸起來。他每唸一段，先把事實講清楚了然後才唸，這樣便把村裏近幾年來的事實翻出來很多。老楊同志越聽越覺着有意思，比自己一件一件打聽出來的事情又重要又細緻，因此想親自訪問他這師父一次，就問小順道：「這些歌編得果然好！我想見見這個人，吃了晚飯你能領上我去他家裏閑坐一會嗎？」小順道：「可惜他不在村裏了，叫人家廣東把他撞跑了！」接着就把丈地時候的故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一直說到小元被送縣受訓，有才逃到柿樹窪。老楊同志道：「柿樹窪離這多麼遠？」小順往西南山麓裡一指道：「那不是！不遠！五里地！」老楊同志道：「我看這三畝穀也割不到黑！你們着個人去把他請回來，咱們晚上跟他談談！」小明道：「只要敢回來，叫一聲他就回來了！我去吧！」老楊同志道：「叫他放心回來！我保他無事！」小順道：「小明叔腿不快！小福你去吧！」小福很高興，說了個「可以」扔下鏟就跑了。小福去後，老楊同志仍然接着跟大家談話，把近幾年來村裏的變化差不多都說完了。最後老楊同志問道：「這些事情，

「章工作員怎麼不知道？」小保道：「章工作員倒是個好人，可惜沒趕過事，一來就叫人家團弄住了。」他直談到天快黑，穀也割完了，小福把有才也叫來了，大家仍然相跟着回去吃飯。

小順家晚飯是穀子麩乾糧豆麩條湯，給他割穀的都在他家吃。小順硬要請老楊同志也在他家吃。老楊同志見他是一番實意，也就不再謙讓跟大家一齊吃起來。小順又給有才端了碗湯拿了兩個乾糧，有才是自己人，當然也不客氣。老秦聽說老楊同志敢跟村長說硬話自然又恭敬起來，把晌午剩下的湯麩條熬了熱，雙手捧了一碗給老楊同志。

晚飯吃過了，老楊同志向有才道：「你住在那個窩裏？今晚天上咱們大家都到你那裏談一會吧？」有才就坐在自己的門口，順手指道：「這就是我的窩！」老楊同志抬頭一看，見上面還貼着封條，不由他不發怒，他跳起來一把把封條撕破了道：「他媽的！真敢欺負窮人！」又向有才道：「開開進去吧！」有才道：「這鎖也是村公所的了！」老楊同志道：「你去叫村公所人來給你開！就說我把你叫回來談話啦！」有才去了。

有才找着了廣聚，說道：「縣農會楊同志找我回來談話，叫你去開門啦！」廣聚見這事情越來越硬，弄得自己也得不着主意，有心去找恒元，又怕因為這點小事受恒元的碰。他想了想，覺着農教會人還是叫農教會幹部去應酬，主意一定，就向有才道：「你等等我去取鑰匙去！」他回家取上鑰匙，又去把得貴叫來，暗暗囑咐一番話，後然把鑰匙給了得貴，便向有才道：「叫他給你開去吧！」有才就同得貴一同回到老槐樹底。得貴跟着恒元吃了多年殘剩茶飯，半通不通的浮言客套倒也學得了幾句。他一見老

楊同志，就滿面賠笑道：「這位就是縣農會主席嗎？慢待慢待！我叫張得貴，就是這村的農會主席。晌午我就聽說你老人家來了，去公所拜望了好幾次也沒有遇面……」說着又是開門又是點燈，客氣話說得既然叫別人插不上嘴，慫慫又做得叫別人帮不上手。老楊同志在地裏已經聽小順唸過有才給他編的歌，知道他的爲人，也就不多接他的話。等他忙亂過後，大家坐定，老楊同志慢慢問他道：「這村共有多少會員？」他含糊答道：「唉！我這記性很壞，記不得了！有冊子，回頭查查看！」老楊同志道：「共分幾小組？」他道：「這道這我也記不清了。」老楊同志放大嗓子道：「這幾個小組也記不得？有幾個執行委員？」他更莫明其妙，趕緊推託道：「我我是個老粗人，甚麼也不懂，請你老人家多多包涵！」老楊同志道：「你不懂只說你不懂，甚麼粗人不粗人？農救會根本沒收過一個粗人入會！連組織也不，不只能當主席，也沒有資格當會員，今天把你這主席資格會員資格一同取消了吧！以後農救會的事不與你相干！」他一聽說要取消他的資格，就轉了個彎道：「我本來辦不了，辭了幾次也辭不退，村裏只要有點事，想不管也不行……」老楊同志道：「你跟誰辭過？」他道：「村公所！」老楊同志道：「當日是誰叫你當的！」他道：「自然也是村公所！」老楊同志道：「不怨你不懂，原來你不是從農救會來的！去吧！這一回不用辭就退了！」他還要囉嗦，老楊同志指着手道：「去吧去吧！我還有別的事啦！」這才算把他趕出去。

這天因爲有才回來了，鄰居們去問候，因此人來的特別多，來了又碰上老楊同志取消得貴，大家也就站住看起來了。老楊同志把得貴趕走之後，順路向大家道：「組織農

「誰會叫受壓迫農民反對壓迫自己的人。日本鬼子壓迫我們，我們就反對日本鬼子；土豪惡霸壓迫我們，我們就反對土豪惡霸。張得貴能領導你們反對日本鬼子嗎？能領導你們反對土豪惡霸嗎？他能當個甚麼主席？……」老楊同志，借着評論得貴，順路給大家講了講「農救會是幹甚麼的」，大家聽得很起勁，不過忙時候總是忙時候，大家聽了一小會，大部份就回去睡了，窩裏只剩下小明小順有才四個人（小福沒有來，因為後晌沒有擔完糠，吃過晚飯又去擔去了）。老楊同志道：「請你們把恒元那一夥人做的無理無法的壞事檢大的細細說幾件，我把他記下來。隨說着取出鋼筆和筆記簿子來道：「說吧！先就從喜富撤差說起！」小明道：「我先說吧？說漏了大家補！」接着便說起來。他才說到喜富賠償大家損失的事，小順忽聽得窗外好像有人，便喊道：「誰？」喊了一聲，果然有人鑿鑿鑿跑了。大家停住了話，小保小順出來到門外一看，遠遠來了一個人，走近了才認得是小福。小順道：「是你？你不進來怎麼跑了？」小福道：「那裏是我跑？是老得貴！我擔完了糠一出門就見他跑過去了！」小保道：「老傢伙，又去報告去了！」小順道：「要防備這老傢伙壞事！你們回去敲吧，我去站個崗！」小順說罷往窩頂上的土堆上去了，大家仍舊接着談。老楊同志把材料記了一大堆。便向大家道：「我看這些材料中，押地、不實行減租、喜富不賠款、村政權不民主；這四件事最大，因為在這四件事上吃虧的是大多數。咱們要鬥爭他們，就要叫恒元退出押地，退出多收的租米，叫喜富照縣裏判決的數目賠款。澈底改選了村政幹部。其餘各個人吃虧的事，只要各個人提出，該怎麼辦怎麼辦，只要這樣一來，他們就倒台了，受壓迫的老百姓就抬起頭

來了。」

小明道：「能弄成那樣，那可真是又一番世界，可惜沒有闖家——如今就想不出這麼個能出頭的人來。有幾個能寫會算、見個世面，幹得了說話的，又差不多跟人家近、跟賄遠。老楊同志道：「現在的事情，要靠大家，不能只靠一兩個人——這也跟打仗一樣，要還有隊伍，不能只憑指揮的人。指揮的人自然也很要緊，可是要從隊伍裏提拔出來的才靠得住。你不要說沒有人，我看這老槐樹底的能人也不少，只要人家抬舉，到個大場面上，也能說他幾句！」小保道：「這道理是對的，只是說到真事上我就懵懵了。就像咱們要鬥爭恒元，可該怎麼下手？咱又不是村裏的甚麼幹部，怎樣去集合人？怎樣跟人家去說？人家要不理咱怎麼辦？人家要翻了臉咱怎麼辦？……」老楊同志道：「你想得很是路，咱們現在預備就是要預備這些。咱們這些人數目雖然不少，可是散着不能辦事，還得組織一下。到人家進步的地方，早就有組織起來的工農婦青各救會，你們這裏因為一切大權都在惡霸手裏，甚麼組織也沒有。依我說？咱們明天先把農救會組織起來，就用農救會出名跟他們說理。咱們只要按法令跟他們說，他們使的黑錢、押地、多收了人家的租子，就都得退出來。他要無理混賴，現在的政府可不像從前的衙門，不論他是多麼厲害的人，犯了法都敢治他的罪！」小保道：「這農救會該怎樣組織？」老楊同志就把「會員手冊」取出來，給大家把會員的權利、義務、入會資格、組織章程等大概講了一些，然後向大家道：「我看現在很好組織，只要說組織起來能打倒恒元那一派，再不受他們的壓迫，管保願意參加的人不少！」小保道：「那麼明天你就叫村公所

召開個大會，你把這道理先給大家宣傳宣傳，就叫大家報名參加，咱們就快快組織起來幹！」老楊同志道：「那辦法使不得！」小保道：「從前章工作員就是那麼做的，不過後來沒有等大家報名，不知道怎樣老得貴就成了主席了！」老楊同志道：「所以我說那辦法使不得。那辦法還不只是沒有人報名：一來在那種大會上講話，只能籠統講。不能講得很透澈；二來既然叫大家來報名，像與恒元有關係那些人想報上名給恒元打聽消息，可該收呀不收？我說不用那樣做：你們有兩個人會編歌，就把「入了農教會能怎樣怎樣」編成個歌傳出去，凡是真正受壓迫的人聽了，一定有許多願意入會，然後咱們出去幾個人跟他們每個人背地談談，願意入會的就介紹他入會，這樣組織起來的會，一來沒有恒元那一派的人，二來入會以後都知道會是做什麼的。」大家齊聲道：「這樣好！這樣好！」小保道：「那麼就請有才老叔今天黑夜把歌編成。編成了只要唸給小順，不到明天晌午就能傳遍。」老楊同志道：「這樣倒很快，不過還得找幾個人去跟願意入會的人談話，然後介紹他們入會。」小順道：「小明叔交人很寬，只要出去一轉還不是一大群？」老楊同志道：「我說老槐樹底有能人你們看沒有？」正說着，小順跑進來道：「站了一會崗又調查出事情來了！廣聚、小元、馬鳳鳴、啓昌、都往恒元家裏去了，人家恐怕也有什麼佈置。我到他們門口看看，門關了，什麼也聽不見！」老楊同志道：「聽不見由他去吧！咱們談咱們的。你們這幾個人算是由我介紹先入了會，明天你們就可以介紹別人。天氣不早了，咱們散了罷！」說了就散了。

九 鬭爭大勝利

自從老楊同志這天後胸碰了廣聚一頓，晚上又把有才叫回，又取消了張得貴的那會主席，就有許多人十分得意，暗暗道：「試試！假大頭也有不厲害的時候？」第二天早上，這些人都想看看老楊同志是怎樣一個人，因此吃早飯時候，端着碗來老槐樹底的待別多。有才應許下的新歌，夜裏編成，一早起來就唸給小頌了，小頌就把這歌傳給大家。歌是這樣唸：

「入了農教會，方是大發財，
誰敢說道時，大家齊反對。」

清算老恒元，從頭算到尾，

黑錢要他賠，押地要他退，

被租要認買，一頓不許睡。

幹爺不是人，怎叫他退位，

再不吃他虧，再不受他累。

講這道理事，痛快幾百倍，

想受早成功，大家快入會！」

提起反對老恒元，闖家山沒有幾個不贊成的，再說到能叫他們賠款，退地……

大家的勁兒自然更大了；雖然也有許多怕得罪不起人家不敢出頭的，可是仇恨太深，願意幹的究竟是多數，還有人說：「只要能打倒他，我情願再貼上一畝地！」他們聽了這入會歌，馬上就有二三十個人會的，小保就給他們寫上了名。由窩舖上的佃戶們，無辜不到村裏來，老楊同志道：「誰可以去組織他們？」有才道：「這我可以去！我常常在他們山上放牛，跟他們最熟。」打發有才上了山，小明就到村裏去活動。不到兩午就介紹了五十五個會員。小明向老楊同志道：「依我看來，凡是敢說敢幹的，差不多都收進來了；還有些胆子小的，雖然也跟隨是一氣，可是自己又不想出頭，暫且還不願參加。」老楊同志道：「不少，不少！這麼大個小村子，馬上說話馬上能組織起五十多個人來，在我作過工作的村子裏，這還算第一次遇到。從這件事上看，可以看出一般人對他們也很深，鬥起來一定容易勝利！事情既然這樣順當，咱們晚上就可以開個成立大會，選舉出幹部，分開小組，明天就能幹事。這村裏這麼多的問題，區上還不知道，我可以趁夜回區上一次，請他明天來參加群眾大會。」正說着，有才回來了，有幾家佃戶也跟着來了。佃戶們見了老楊同志，先問「要是生起氣來，人家要奪地該怎麼辦？」老楊同志就把法令上的永佃權給他們講了一遍，叫他們放心。小明道：「山上人也來了，我就可以趁着兩午開個會。」老楊同志道：「這樣更好！兩午開了會，趁天黑我還能回到區上。」小明道：「這會咱們到甚麼地方開？」老楊同志道：「介紹會員不叫他們知道，是怕那些壞傢伙混進來；開成立大會可不讓他們偷偷摸摸，到大廟裡成立去！」吃過了午飯，廟裏的大會開了，選舉的結果，小保、小明、小頭當了委員。三個人一分工，

小保擔任主席，小明擔任組織，小強擔任宣傳。選舉完了，又分了小組。閻家山的農教會就算正式成立。

老楊同志向新幹部們道：「今天晚上，可以通知各小組，大家搜集老恒元的惡劣材料。」小強道：「我看連廣聚、馬鳳鳴、張啓昌、陳小元的材料都可以搜集。」老楊同志道：「這不大妥當；馬鳳鳴，張啓昌不是真心願老恒元的人，照你們昨天談的，這兩個人有時候也反對恒元。咱們着個跟他說得來的人去給他說明利害關係，至少鬥起恒元來他兩人能不說話。小元他原來是你們招呼起來的人，只要恒元一倒，還有法子叫他變過來。把這些人暫且除過，只把勁兒用在恒元跟廣聚身上，成功要容易得多。老楊同志把這道理說完，然後叫他們多佈置幾個能說會道的人，預備在第二天的大會上提意見。」

安頓停當，老楊同志便回到區公所去。他到區上把在閻家山發現的問題大致一談，區教聯會、武委會主任、區長、大家都莫明其妙，章工作員三番五次說不是事實。最後還是區長說：「咱們不敢主觀主義，不要以為咱們沒有發現問題就算沒有問題，依我說咱們明天都可以去參加這個會去，要真有那麼大問題，就是任事實上整了我們一次風。」

老恒元也生了些鬼辦法；除了用家長資格拉了幾戶姓閻的，又打發得貴向農教會的個別會員們說：「你不要跟着他們胡鬧！他們這些工作人員，三天調了五天換了，老村長是永遠不離開家山的，等他們走了你還出得了老村長的手心嗎？」果然有幾個人聽了

這話，去找小明要退出農救會。小明急了，跟小保小順們商議。小順道：「他會說箇也會說，咱們再請有才老叔寫上個歌，多多寫幾張把村裏貼滿，嚇他一嚇！」有才編了個歌，連編帶寫，小保也會寫，小順小福管貼，不大一會就把事情辦了，連老恒元門上也貼了幾張。第二天早上，滿街都有人在牆上唸歌：

「工作員，換不換，

農救會，永不散，

只要老恒元不說理，

幾時也要跟你幹！」

才算把得資的這官壓住。

吃過早飯，老楊同志跟區長、救聯主席、武委會主任、章工作員一同來了，一來就先到老槐樹底溜了一趟，這一來是老恒元廣東們沒有料到的，因此馬上慌了手脚。

群眾大會開了，恒元的違法事實，大家一天也沒有提完。起先提意見的還是農救會人，後來不是農救會人也提起意見來了。恒元最後法巧辯的是押地跟不實行減租，其餘殺人、打人、罰錢、吃茶餅……他雖然想盡法子巧辯，只是證據太多，一條也變不脫。

第二天仍然繼續開會，直到晌午才算開完。鬥爭的結果老恒元把八十四畝押地全部退還原主，退出多收了的租，退出有證據的黑錢。因為私自減了喜富的賠款，劉廣東由區公所撤職送縣查辦。喜富的賠款仍然如數賠出。在鬥爭的時候，自然不能十分痛快。像退押契、改租約……也費了很大周折，不過這種鬥爭，人們差不多都見過，不必細

敘。

吃過午飯，又選村長。這次的村長選住了小保，因此農教會又補選了委員。因為鬥爭勝利，要求加入農教會的人更多起來，經過了審查，又擴充了四十一個新會員。其餘村政委員，除了馮鳳鳴跟張啓昌不動外，老恒元父子也被大家罷免了另行選過。

選舉完了天也黑了，區幹部連老楊同志都住在村公所。因為村裏這麼大問題章工作員一點也不知道，還當說老恒元是開明士紳，大家就批評了他一次，老楊同志提出他不該接近群眾，一來了就跟恒元們打熱鬧，群眾有了問題自然不敢說。其餘的同志，也有說是「思想意識」問題或「思想方法」問題的，叫章同志作一番比較長期的反省。

批評結束了大家又說起閑話，老楊同志順便把李有才這個人介紹了一下，大家聽着這人很有趣，都說「明天早上去訪一下」。

「板人」作總結

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因為晚上多談了一會話，第二天醒得遲了一點。他們一醒來，聽着村裏地裏到處喊叫，起先還以為出了甚麼事，仔細一聽，才知道是唱不是喊。老楊同志是本地人，一聽就懂，便向大家道：「你聽老百姓今天這股高興勁兒，『乾梆戲』唱得多麼喧？」（這地方把不打擊器的清唱叫『乾梆戲』）。

正說着，小頓唱着進公所來。他跳跳打打向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道：「都起來了！

昨天累了吧？」，看神氣十分得意。老楊同志問道：「這場鬥爭老百姓覺着怎樣？」小順道：「你就沒有聽見『乾梆戲』？真是天大的高興，比過大年高興得很多啦！地也回來了，錢也回來了，吃人蟲也不敢吃人了，甚麼事有這事大？」老楊道：「李有才還在家吧？」小順道：「在！他這幾天才回來沒有甚麼事。叫他吧？」老楊同志道：「不用！我們一早起好到外邊溜一下，順路就溜到他家了！」小順道：「那也好！走吧？」小順領着路。大家就往老槐樹底來。

才下了坡，忽然都聽得有人吵架。區長問道：「這是誰吵架？」小順道：「老陳罵小元啦！該罵！」區幹部們問起底細，小順道：「他本來是老槐樹底人，自己認不得自己，當了武委會主任，就跟人家老恒元打成一夥，在廟裏不下來。這兩天鬥起老恒元來了，他沒處去，仍然回到老槐樹底。老陳是他的叔父。看不上他那樣子，就罵起他來。」區幹部們聽老楊同志說過這事，所以區武委會主任也來了。區武委會主任道：「趁門倒了恒元，批評他一下也是個機會。」大家不是出來閑找有才的，遇上了比較正經的事自然先辦正經事，因此就先往小元家。老陳正罵得起勁，見他們來了，就停住了罵，把他們招呼進去。武委會主任也不說閑話，直捋了當批評起小元來，大家也接着提出些意見，最後的結論分三條：「第一是穿衣吃飯跟人家恒元們學樣，人家就用這些小利來拉攏自己，自己上了當還不知道。第二是不生產、不勞動。把勞動當成丟人事，忘了自己的本分。第三是借着一點小勢力就來壓迫舊日患難朋友。區委會主任最後等小元承認了這些錯誤。就向他道：『限你一個月把這些毛病完全改過，叫全村幹部監視着你。一月以

後倘若還改不完，那沒有甚麼客氣的了！」老陳聽完了他們的話，把唾盂一拍道：「好老陳志們！真說得對！把我要說的話全全說完了！」又回頭向小元道：「你也聽清楚了，也都承認過了！看你做的那些事以後還難見人不能？」老楊同志道：「老人家也不要那樣生氣！一個人做了錯，只要能真正改過，以後仍然是好人，我們仍然以好同志看他！從前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儘責備他也無益，我看以後不如好好幫助他改過，你常跟他在一處，他的行動你都可以知道，要是見他犯了舊錯，常常提醒他一下，也就是幫助他了……」。

談了一會，已是吃早飯時候，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就從小元家裏走出。他們路過老秦門口，冷不防見老秦出來攔住他們，跪在地下鼓鑿鼓鑿磕了幾個頭道：「你們老先生們算是救命恩人呀！要不是你們諸位，我的地就算白白押死了……」老楊同志把他拉起來道：「你這老人家真是認不得事！鬥爭老恒元是農救會發動的，說理時候是全村人跟他說的，我們不過是幾個調解人。你的真恩人是農救會，是全村主衆，那裏是我們？依我說你也不用找人謝憐，只要以後遇着大家的事盡前一點，大家是你的恩人，你也是大家的恩人……」老秦還要讓他們到家裏吃飯，他們推推讓讓走開。

李有才見小順說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找他，所以一吃了飯，取起他的旱烟袋就往村公所來。從他走路的角度上，可以看出比那一天也有勁。他一進廟門，見區村幹部跟着楊同志都在，便道：「找我嗎？我來了！」小保道：「這老叔今天也這麼高興？」有才道：「十五年不見的老朋友，今天回來了，怎能不高興？」小明想了一想問道：「你說

的是誰？我怎麼想不起來？」有才道：「說你就想起來了，我那三畝地不是押了十五年了嗎？」他一說大家都想起來了，不由得大笑了一陣。

老楊同志向有才道：「最好你也在村裏擔任點工幹，你很有才幹，也很熱心！」小

明道：「當個民衆夜校教員還不是呱呱叫？」大家拍手道：「對，對！最合適！」

老楊同志向有才道：「大家想請你把這次鬥爭編個紀念歌好不好？」有才道：「可以！」他想了一會，向大家道：「成了成了！」接着唸道：

「鬥家山，翻天地，

羣衆會，大勝利。

老恆元，瘦了氣，

湯粗退款又退地，

劉廣泰，大虧勞，

犯了罪，沒人替，

全村人，很得意，

再也不受冤枉氣，

從村裏，到野地，

到處唱起『乾糧歌』。」

大家聽他唸了，都說不錯，老楊同志道：「這就算這場事情的一個總結吧！」

談了一小會，區幹部都回區上去了，老楊同志還暫留在這一帶突擊秋收工作，同時在工作中健全各救會組織。

介紹大家讀李有才板話和我

們的群眾路綫

黎 玉

「李有才板話」出版了，我覺得能識字的人不可不讀，不識字的人不可不聽；尤其縣區黨政軍民幹部都需要花費三四個鐘頭的工夫去唸一唸。在文藝戰線上活動的同志們，更要將它精讀幾遍，學習他創作的觀點立場與方法。

我這樣介紹，或者有些人說：「你太捧場了，似乎比甚麼文件都重要了。」我不需要解答，我只請你，不管唸也好，聽也好，有三個鐘頭足够了，並不花費你很多時間。少是「開卷有益」，會有助你的思想與作風的。

我並不是說這本小冊子已經是絕妙佳作，毫無缺陷；而是說我們文藝的新方向……爲工農服務通俗的作品太少了，這本小冊是貫徹這個方向，在敵後根據地比較是初步成功的作品。雖然他僅僅是寫出了根據地一角落，一個鄉村生活的橫斷面，而且是根據地建設初期的新舊力量變化的一種狀態。以前的觀點立場方法，通過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通俗作品還不多見，這對於啓示與教育一些人的「群眾路綫」「群眾作風」是更生動而活潑的教材。李文章同志介紹，已經說的很好很完美，這是需要讀者們同時研究會的。

我想設的是以這個角落的描寫來體會我們現時鄉村的羣衆工作，把羣衆路線羣衆作風更加重視熟練起來，把官僚主義洗刷出去，越乾淨越好。我敢說不論那個工作那個崗位，只有真正自覺的意識到羣衆路線羣衆作風，才會把玉作做好，把羣衆組織起來，把根據地建設鞏固起來。

我們從李有才板話來看新舊幾種人物說明我們應該注意的事吧：

首先談談封建勢力『閻恒元』吧：他會把持村政，他會拿全村人民的血汗收買狗腿子；他會成立一套新組織，蒙上欺下；他會陷害好人；他會隱瞞黑地；他會收買腐蝕一些思想進步的人。像閻恒元這種敗類，在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內還是不少，甚至還有比閻恒元手腳更毒辣的，他們遇到每一個法令便大肆造謠，他們會運用一些惡子打進農救會來打聽秘密；他們有的會秘密收買『村幹部』來爲他們服務；他們因收買不了，會謀害『村幹部』；他們會慫恿民兵分化民兵來與區鄉政權對立；他們會陰謀組織一些狗腿欺騙落後羣衆，破壞羣衆鬥爭；他們會隨時造謠說『變天』『中央大軍要來』威脅羣衆；以及用各種辦法阻止羣衆組織起來；阻止民主政府減租減息法令的執行。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維持他們自私的封建剝削，維持他們特權統治，使全村羣衆仍過奴隸牛馬的生活——還要像綿羊一般的眼睜睜聽其支配，這就是所謂惡霸之流。

這種情形羣衆懂得最清楚。他們想平等，翻身，但沒有很鞏固的羣衆團體，他們往往是不敢輕易言傳的。現在羣衆已經不像過去了，要講民主，要說道理，要鬥爭一下，這是根據地民主建設過程中必然到來的現象。但是有些人却大驚小怪，以爲根據地『沒

有社會秩序了『群眾過火』聽一些惡霸們散佈些流言，片面的反映，就以爲自己深入群眾調查了真象，這實在說又是個官僚主義可笑的表现。我並不反對一些人真正眼睛向下，調查真像，而且很擁護如此作。但是，應當知道這個殘酷的封建統治是有數千年的統治基礎，今天民主的法令不能完全貫徹，就是因爲每個角落或輕或重有一個半個固恒元這樣的人物。當然有些群眾團體缺乏說理的經驗。不善於分別惡霸的輕重，在鬥爭上在方式上不免有過火之處，但是我們應該知道群眾真正爲民主行動起來，就不可避免的他要大膽反抗一下，要出出氣，訴說給他會受過惡霸或封建地主的氣；『打過他』，『懲過他』，『罰過他』，『押過他』，『殺害過他的親人』。『押過他的土地房屋』，『強姦過他的妻女』，『欺騙他不減租好』，『抽了他佃的土地』，『貪污了公糧公款』，『霸佔了公荒公山』……等等。一切都是羣衆們各自親身領受過痛苦的滋味，都是在心坎裏積下來的幾年幾十年的冤枉！怨恨！憤怒！今天不是過去官僚封建的統治了，是民主了，天晴了，能說理了，能告狀了，他爲甚麼不說呢？但多少年來的封建統治，這些奴隸的生活，連出氣的話也不會說了，他們幾千個痛苦頂多能說出兩三個來，氣憤了也自然過火些，這是羣衆自身的表現，不必大驚小怪，更不能說這是『土匪行爲』。目前在根據地的政府幹部羣衆團體幹部以至一切團體幹部需要的是板話中的縣農教會主席『老楊』的作風，真正到『老槐樹底下的一群』中去發現鄉村中問題的所在，再分別輕重幫助他們正確的處理。不是像『章工作員』那樣的角色，不接近羣衆光召集形式大會，飄浮的在空中走馬看花，追求數目字，看見假象看不見真象，爲封建惡霸所玩弄，自己還

洋洋得意。結果是群衆不敢抬頭抗日，民族力量落空，生產情緒不會提高，社會運作不到真正友愛團結，這應當是敵後根據地的恥辱！我感覺我們根據地內還有不少的『章工作員』，雖然不斷要求深入羣衆與羣衆一起，去了解羣衆迫切要求……；但有些還是當作耳邊風過去了，都做了『章工作員』一類人，談過板話後應痛改前非，學習『老楊的作風』。

其次再談一談閻恒元的腿子『吃烙餅的幹部』，像張德貴，閻喜富，劉廣聚等這些人，在過去封建農村是普遍的，是封建惡霸的幫兇；是依靠鄉村封建勢力生活的寄生蟲，成份大都為流氓地痞街滑子不務正業的人，像板話中描寫的歌是最生動的：

「一隻虎，四隻蛋，吃之兩明有來路；

信過兵，賣過土，又偷牲口又放豬；

當牙行，賣錢粉……

什麼事情都做。

惹下他，防不住，人人見了滿招呼。」

87 一 這些人有不少的已經隨一些地主當了漢奸，有一些在現時農村惡霸未壓服之前，他們或明或暗仍為惡霸服務，狼狽爲奸，威脅羣衆。我記得今天民主抬頭的時候，應使他們離開惡霸，應使他們在羣衆面前說良心話，揭穿惡霸陰謀與狼狽爲奸的情形，只要羣衆揭發，認錯改錯，就不在計較過去，是本「言者無罪」的寬大精神，不應促使他們混在一起爲害羣衆。但在這些腿子未轉入生產未澈底改正「狗腿」行爲時，是沒有資格加

入民兵與各種群眾團體的，已經參加的應分別轉變的程度洗刷與教育。只有這樣才能使惡霸滅單，服從群眾民主利益。

再其次是老槐樹下的一群，這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處處都經歷過一些地主惡霸騷子壓迫的人。由於無群眾組織，只好在暗地裏叫苦，說不平話，忍受。但這一群在我們今天根據地內，不但在一些空白區的角度如此存在而且在初步得到民主的鄉村也還在，這就是因為幾年來有些「章工作員」一類的人官僚主義作風存在，不能很快的發現他們。這一群人的發現也不是容易的，要想他們敢和你吐露真情實話，你必須使他們信任你不是官僚，不是惡霸一幫，而且有力量去幫助他們解放，他才敢說真話。你必須在生活中有群眾感情，他才會信任你。你必須了解其迫切要求的幾個主要環節，抓緊這些環境去啓示獲得民主方法，使他們學會鬥爭的正確辦法得到效果，他才肯擁護你們的。你如果不是如此，他還沒有如此認識，你就親身出馬，抱打不平，代替包辦，他僅僅感謝感謝！但真正民主還未能得到。同時這一群人，也有積極份子，中間份子，落後份子三種人的區別，這三種人不是絕對不變的，是常常相互轉移的，問題在於你如何培養，往往有些人把份子看錯或運用了積極份子又不培養，天長日久，又會被封建勢力秘密利誘收買。板話中的「小元」本來是個積極份子，因為到縣受武委會訓又未抓緊對他的思想教育，所以為封建社會的虛榮、不勞動、物資引誘、結果成了惡霸「閻恒元」的人。因此今天為了民主，為了發動組織群眾，必須記取這個教訓。今天鄉村中產生了一些「新貴」脫離群眾，是應當及早教育幫助他們改正，如不是壞分子混入，不應該以同樣

的方式去「打倒」，而是促其自覺的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在實際生活中求得改正，這才不至於使封建勢力乘機混水摸魚，分裂群眾。

最後我想談談這本小冊子和我們今天文藝戰線的關係。經過毛澤東同志文藝政策的報告印發後，大家似乎已經有決心爲工農兵服務了，眼睛也向下了，這是個好現象，希望不久將來也寫出個角落的橫斷面的成功的作品來！如果你要決心寫，我建議你時時刻刻把毛主席的文藝政策鑽研幾遍，並且把觀點方法掌握學習的深刻一些，在各種現實生活中，從實際出發去顯示你分析問題的觀點方法。你必須懂得群眾路線詳衆作風才能發現你作品的一切內容。你們如果要寫敵佔區邊緣區的一角落，你最好參加武工隊活動半年一年。你如果要寫根據地鄉村生活與整個根據地社會生活歷史的變化過程或一個政治生活的橫斷面，那你最好參加一年或半年的群眾運動。你可幫助這些崗位上無數的寫家，你也真正體驗了現實生活的一段，我覺得不如此，只站在群眾鬥爭生活的外面去訪問訪問來寫作，是不會有很好的文藝作品。現在我們是萬分歡迎向這一方面努力，深入前進！

六月十五日

介紹「李有才板話」

李大章

「接着『小二黑結婚』的寫作，趙樹理同志的新作『李有才板話』，在我們認爲是比較更有收穫的作品，較之前者，更有向讀者介紹的價值。」

這本小書，它以短短三萬來字的篇幅，簡約的寫出了根據地一個鄉村生活——主要是政治生活的橫斷面。關於這個橫斷面的描寫，雖然距離顯示出整個根據地社會生活歷史的變化過程，還相差很遠，這尚待於作者以及所有文藝工作同志們的努力，但它至少已經反映出這個新社會的某些鄉村或某些角落，這些鄉村和角落某一階級的生活的特點。

翻開書本，在我們眼躍着的「閻恒元」，縣農救會主席「老楊」，以及其他幾個農村進步青年與落後份子，這些屬於不同時代新舊人物，我們的農村讀者們，不光在紙面上碰到他們，也天天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他們，倘能因作者樸素生動的描寫，而加深了對他們的印像，更加明確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這便是本書的感染力之所在，也算是「爲工農兵服務」的一個開端。而像「章工作員」那樣的角色，自己幫助的村子，問題那樣嚴重，那樣黑暗重重，自己却安全被蒙在鼓裏，滿足於表面上的「模範村」，這真是十

是「可怕」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例子，值得當作整風的借鑑。

至於本書其他的好處還多，例如內容的新鮮、現實，形式的接近民族化，它在舊形式當中脫出來，而又加上了新的創造；例如語言的淺白，口語化或接近口語，等等；這裏不想多說。

我在這裏想要特別提一提的，由於這本小書的出版，我們的文藝工作的同志們，應該從其中吸取甚麼經驗呢？

主要的有三點：

首先寫作目的明確和正確。正因為作者不把寫給農民看的東西當作「庸俗的工作」，或者是第一流的工作，有意或無意的抱着「第二等的」寫作態度來從事它，而另外存在着「第一等的」寫作目的；因此，便能够在作品中處處顯示出對讀者對象的尊重，考慮他們的習慣和口味，理解水準，接受能力，通過通俗淺近的文藝形式來進行思想教育。這種對文藝所採取的態度，對讀者所採取的態度，也就是「為誰服務」的問題，也就是立場的問題。立場的問題，是要通過具體行動來表現的，絲毫裝假不得。少數人口裏喊大衆化，實際不肯大衆化；或者自己不會通俗化，不但不以為自己是脫離群衆，脫離現實，反而以多數人愈看不懂，聽不懂爲榮；或者口裏也贊成通俗化，而自己又不親自下手，始終把通俗化看成「左道旁門」，彷彿只有他的洋八股的歐化才是「正統」；倘用整風的眼光來看，都是犯了立場不穩的毛病。犯這種毛病的同志，不要說爲了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兵的大衆文藝，他搞不好，爲少數人或者爲自己的文藝，也

不會搞好，並在有立即改正的必要。

其次是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書中的人物，例如「閻恒元」、「老秦」、農會主席「老楊」以及其他農村進步青年等等不同階級或階層的人物，他們都各以本來面目出現，甚至觀點、情感、生活習慣、語言等。也都大體合於人物自己的身份，使人感到親切，而不是作者主觀主義的臆造。這裏，那種只會寫農民的服裝，不會寫農民的思想和感情，那種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來代表農民，所謂「借屍還魂」的辦法，是大大減少，甚至不見了。

最後，這種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在作者不過是剛剛開始應用，要想徹底求得掌握，須要依靠兩種工夫：一是對馬列主義的學習，二是對社會的調查研究。作者對後一步工夫，雖才開始，但由於作風的比較樸實，對老百姓熟悉，容易接近群眾，打成一片，已使他能夠初步探得社會基層的祕密，像「丈地」一章所寫，便是這種從社會基層所帶來的消息，相當有助於我們地方工作的檢查，在材料上，方法上，都無不可供參考的地方。

但這種社會調查研究，也正是因為開始不久，所以作者的眼界還有一定的限度，特別是對於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人物，還不够熟悉，因此，便形成了本書的很大缺點，像「小元」，「小保」，「小明」，「小福」等「小字號人物」，這些新型的青年農民，在書中只是「跑龍套」似的出現，而缺乏深刻凸出描寫，以及其他等方面的缺點，並不是沒有原因的，特別是由於對馬列主義的學習的不夠，馬列主義現實的生疏，因

此表現在作品中的觀點還不够敏銳，鋒利，深刻；這就不能不削弱了它的政治價值。

新的文藝，在創造中，新的文藝工作者，在改造中。現定是這樣多樣而豐富，新鮮而偉大，在毛澤東同志正確文藝方針的指導下，爲工農兵的新文藝，新中國的舊文藝，一定會有他的光明的未來的。大家努力吧！

李有才板話

(全一册)

元 價 實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各地經售處

著者 趙樹理

大連浪速町一三三番地

發行 大眾書店

大連大江町二番地

印刷 中國印刷廠

大連浪速町一三八番地

經售 新文化書店

公益書店

聚勝堂

興中書店

中華印書局

定價
1.50

類號	$\frac{100}{005}$
分號	53之1